

42
35
42

準貴

劉裕篡晉

元魏寇宋

徐壽廢立

彭城王專政

宋文帝恢復

宗愛逆節

南郡王之叛

竟陵王之叛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十九

劉裕篡晉

晉安帝隆安二年

初彭城劉裕生而母死父翹僑居京

口家貧將棄之同郡劉懷敬之母裕之從母也生懷敬未
朞走往救之斷懷敬乳而乳之及長勇健有大志僅識文
字以賣履為業好種蒲為鄉閭所賤劉牢之擊孫恩引裕
參軍事劉裕擊孫恩事
見盧潛之疏

元興三年相玄之亂劉裕入朝玄謂其司徒王謐曰裕風

骨不常蓋人傑也玄后劉氏有智鑒謂玄曰劉裕龍行虎

步視瞻不凡恐終不為人下不如早除之玄曰我方平蕩

中原非裕莫可用者候關河平定然後別議耳 劉裕與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十九

劉裕傳
及後漢書
卷之六

何無忌密謀興復劉邁弟毅亦與無忌謀討玄於是相與合謀起兵 劉裕克京口玄懼浮江南走裕入建康王監推裕為使持節都督揚徐兗豫青冀幽并八州諸軍事徐州刺史 玄至尋陽逼帝西上劉毅等進之玄挾帝至江陵毅等自尋陽西至與玄遇玄衆大潰挾帝西走馮遷擊斬之乘輿返正於江陵 桓振襲陷江陵

義熙元年春正月劉毅等擊破桓振軍迎帝於江陵何無忌奉帝東還 三月帝至建康以劉裕為侍中車騎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裕固讓不受屢請歸藩詔百僚敦勸帝幸其策裕復詣闕陳請乃聽歸藩 並見隋書 夏四月劉裕旋鎮京口改授都督荆司等十六州諸軍事

加領兗州刺史 六月劉裕遣使求和於秦且求南鄉等諸郡秦王興許之羣臣咸以為不可興曰天下之善一也劉裕拔起細微能討誅桓玄興復晉室內釐庶政外脩封疆吾何惜數郡不以成其美乎遂割南鄉順陽新野舞陰等十二郡歸于晉

一年冬十月尚書論建義功奏封劉裕豫章郡公四年春正月劉毅等不欲劉裕入輔政議以中領軍謝混為揚州刺史或欲令裕於丹徒領揚州以內事付孟昶遣尚書右丞皮沈以二議諮裕沈先見裕記室錄事參軍劉穆之具道朝議穆之偽起如廁密疏白裕曰皮沈之言不可從裕既見沈且令出外呼穆之問之穆之曰晉朝失政日久天

命已移公興復皇祚勳高位重今日形勢豈得居謙遂為
守藩之將取劉孟諸公與公俱起布衣共立大義以取富
貴事有前後故一時相推非為委體心服宿定臣主之分
也力敵勢均終相吞噬揚州根本所係不可假人前者以
授王謐事出權道今君復以佗授便應受制於人一失權
柄無由可得將來之危難可熟念今朝議如此宜相酬答
必云在我措辭又難唯應云神州治本空輔崇要此事既
大非可懸論便暫入朝其盡同異公至京邑彼必不敢越
公更授餘人可矣裕從之朝廷乃徵裕為侍中車騎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錄尚書事徐充二州刺史如故
裕表解兗州以諸葛長民為青州刺史鍾丹徒劉道憐為

并州刺史戍石頭

五年春二月劉裕伐南燕事見劉裕平南燕初符氏之敗也王

猛之孫鎮惡來奔以為臨淄令鎮惡有謀略善果斷喜論

軍國大事或薦鎮惡於劉裕裕與語說之因留宿明日謂

參佐曰吾聞將門有將鎮惡信然即以為中軍參軍

秋九月加劉裕太尉裕固辭

六年六月以劉裕為太尉中書監加黃鉞裕受黃鉞餘固

辭司馬國璠及弟叔璠叔道奔秦秦王興曰劉裕方誅

桓玄輔晉室卿何為來對曰裕削弱王室臣宗族有自脩

立裕輒除之方為國患甚於桓玄耳

七年春正月己未劉裕還建康三月劉裕始受太尉

八年夏四月以後將軍豫州刺史劉毅爲衛將軍都督荆寧秦雍四州諸軍事荊州刺史毅謂左衛將軍劉敬宣曰吾忝西任欲屈卿爲長史南蠻豈有見輔意乎敬宣懼以告太尉裕裕笑曰但令老兄平安必無過慮毅性剛愎自謂建義之功與裕相埒深自矜伐雖權事推裕而心不服及居方岳常快快不得志裕每柔而順之毅驕縱滋甚嘗云恨不遇劉項與之爭中原及敗於桑落知物情去已彌復憤激裕素不學而毅頗涉文雅故朝士有清望者多歸之與尚書僕射謝混丹陽尹郗僧施深相憑結僧施超之從子也毅旣據上流陰有圖裕之志求兼督交廣二州裕

許之毅又奏以郗僧施爲南蠻校尉後軍司馬毛脩之爲南郡太守裕亦許之以劉穆之代僧施爲丹陽尹毅表求至京口辭苻堅裕往會之於倪塘寧遠將軍胡藩言於裕曰公謂劉衛軍終能爲公下乎裕默然久之曰卿謂何如藩曰連百萬之衆攻必取戰必克毅固以此服公至於涉獵傳記一談一詠自許以爲雄豪以是縉紳白面之士輻湊歸之恐終不爲公下不如因會取之裕曰吾與毅俱有克復之功其過未彰不可自相圖也秋九月劉毅至江陵多變易守宰輒割豫州文武江州兵力萬餘人以自隨會毅疾篤郗僧施等恐毅死其黨危乃勸毅請從梁兗州刺史藩以自副太尉裕偽許之藩自廣陵入朝已卯裕以

詔書罪狀毅云與藩及謝混共謀不軌收藩及混賜死庚辰詔大赦以前會稽內史司馬休之為都督荆雍梁秦寧益六州諸軍事荊州刺史北徐州刺史劉道憐為兗青二州刺史鎮京口使豫州刺史諸葛長民監太尉留府事裕疑長民難獨任乃加劉穆之建武將軍置佐吏配給資力以防之壬午裕帥諸軍發建康次軍王鎮惡請給百舸為前驅丙申至姑孰以鎮惡為振武將軍與龍驤將軍蒯恩將百舸前發裕戒之曰若賊可擊擊之不可者燒其船艦留屯水際以待我於是鎮惡晝夜兼行揚聲言劉兗州至冬十月己未鎮惡至豫章以去江陵城二十里捨船步上蒯恩軍居前鎮惡次之舸留一二人對舸岸上立六七旗

旗下置鼓語所留人計我將至城便鼓嚴令若後有大軍狀又分遣人燒江津船艦鎮惡徑前襲城語前軍云右門者但云劉兗州至津戍及民間皆晏然不疑未至城五六里逢毅要將朱顯之欲出江津問劉兗州何在軍士曰在後顯之至軍後不見藩而見軍人擔彭排戰具望江津船艦已被燒鼓嚴之聲甚盛知非藩上便躍馬馳去告毅行令閉諸城門鎮惡亦馳進門未及下關軍人因得入城衛軍長史謝純入參承毅出聞兵至左右欲引車歸純叱之曰我人吏也逃將安之馳還入府純安兄據之孫也鎮惡與城內兵鬪且攻其金城自食時至中晡城內人敗散鎮惡穴其金城而入遣人以詔及赦文并裕手書示毅毅皆

燒不視與司馬毛脩之等督士卒力戰城內人猶未信裕
自來軍士從毅自東來者與臺軍多中表親戚且鬪且語
知裕自來人情離駭逮夜聽事前兵皆散斬毅勇將趙蔡
毅左右兵猶閉東西閣拒戰鎮惡慮閣中自相傷犯乃引
軍出圍金城開其南面毅慮南有伏兵夜半帥左右三百
許人開北門突出毛脩之謂謝純曰君但隨僕去純不從
爲人所殺毅夜投牛牧佛寺初相蔚之敗也走投牛牧寺
僧昌昌保藏之毅殺昌至是寺僧拒之曰昔亡師容相蔚
爲劉衛軍所殺今實不敢容異人毅歎曰爲法自弊一至
於此遂縊而死明日居人以告乃斬首於市并子姪皆伏
誅毅兄模特襄陽魯宗之斬送之初毅季父鎮之閒居京

只不應辟召常謂毅及藩曰汝輩才器足以得志但恐不
久耳我不就爾求財位亦不同爾受罪累每見毅藩遵從
到門輒詬之毅甚敬畏未至宅數百步悉屏儀衛與白衣
數人俱進及毅死太尉裕奏徵鎮之爲散騎常侍光祿大
夫固辭不至冬十一月己卯太尉裕至江陵殺郗僧施
初毛脩之雖爲劉毅僚佐素自結於裕故裕特宥之賜王
鎮惡許漢壽子裕問毅府諮議參軍申求曰今日何施而
可求曰除其宿讐借其惠澤實敘門次顯擢才能如此而
已裕納之下書寬租省調節役原刑禮辟名士荆人說之
諸葛長民驕縱貪侈所爲多不法爲百姓患常懼太尉裕
按之及劉毅被誅長民謂所親曰昔年醢彭越今年殺韓

信禍其至矣乃屏人問劉穆之曰悠悠之言皆云太尉與我不平何以至此穆之曰公沂流遠征以老母稚子委節下若一豪不盡豈容如此邪長民意乃小安長民弟輔國大將軍黎民說長民曰劉氏之亡亦諸葛氏之懼也宜因裕未還而圖之長民猶豫未發既而歎曰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履危機今日欲為丹徒布衣豈可得邪因遺冀州刺史劉敬宣書曰盤龍狼戾專恣自取夷滅異端將盡世路方夷富貴之事相與共之敬宣報曰下官自義熙以來忝三州七郡常懼福過災生思避盈居損富貴之旨非所敢當且使以書呈裕裕曰阿壽故為不負我也裕在江陵輔國將軍王誕自裕字壽先下裕曰諸葛長民似有自疑

心卿詎宜便去誕曰長民知我蒙公垂眄今輕身單行必當以為無虞乃可以少安其意長裕笑曰卿勇過黃育矣乃聽先還冬十二月加大尉裕太傅楊州牧

九年春二月太尉裕自江陵東還駱驛遣輔重兼行而下前刻至日每淹留不進諸葛長民與公卿頻日奉候於新亭輒差其期乙丑晦裕輕舟徑進潛入東府三月丙寅朔旦長民聞之驚趨至門裕伏壯士丁晔於幔中引長民却人閑語凡平生所不盡者皆及之長民甚悅丁晔自幔後出於座拉殺之與尸付廷尉收其弟黎民黎民素驍勇格鬪而死并殺其季弟大司馬參軍幼民從弟寧朔將軍秀之三月戊寅加裕豫州刺史裕固讓太傅州牧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一百一十一
秋九月再命太尉裕為太傅揚州牧固辭

十年司馬休之在江陵頗得江漢民心于譙王文思在建康性凶暴好通輕俠太尉裕惡之三月有司奏文思擅捶殺國吏詔誅其黨而宥文思休之上疏謝罪請解所任不許裕執文思送休之令自訓厲意欲休之殺之休之但表廢文思并與裕書陳謝裕由是不悅江州刺史孟懷玉兼督豫州六郡以備之

十一年春正月太尉裕收司馬休之次子文寶兒子文祖並賜死發兵擊之詔加裕黃鉞領荊州刺史庚午大赦辛巳太尉裕發建康以中軍將軍劉道憐監留府事劉穆之兼右僕射事無大小皆決於穆之又以高陽內史劉鍾

領石頭戍事屯冶亭休之府司馬張裕南平太守檀範之聞之皆逃歸建康裕邵之兄也雍州刺史魯宗之自疑不為太尉裕所容與其子竟陵太守軌起兵應休之二月休之上表罪狀裕勒兵拒之裕密書招休之府錄事參軍南陽韓延之延之復書曰承親帥戎馬遠履西畿關境士庶莫不惶駭辱疏知以譙王前事良增歎息司馬平西體國忠貞款懷待物以公有匡復之勲家國蒙賴推德委誠每事詢像譙王往以微事見劾猶自表遜位况以大過而當默然邪前以表奏廢之所不盡者命其推寄相與正當如此而遽興兵甲所謂欲加之罪其無辭乎劉裕足下海內之人誰不見足下此心而復欲欺誑國士來示云處懷期

物自有由來今伐人之君嗜人以利真可謂處懷期物自有由來者乎劉藩死於閭闔之門諸葛斃於左右之手甘言詫方伯襲之以輕兵遂使席上靡款懷之士闔外無自信諸侯以是爲得算良可恥也貴府將佐及朝廷賢德嘗命過曰吾誠鄙劣嘗聞道於君子以西平之至德寧可無投命之臣乎必未能自投虎口此迹卻僧施之徒明矣假令天長喪亂九流渾濁當與賊洪遊於地下不復多言裕視書歎息以示將佐曰事人當如此矣延之以裕父名翹字顯宗乃更其字曰顯宗名其子曰翹以示不臣劉氏太尉裕使參軍檀道濟朱超石將步騎出襄陽超石齡石之弟也江夏太守劉虔之將兵屯三連立橋聚糧以待道

濟等積日不至魯軌襲擊虔之殺之裕使其塔振威將軍東海徐逵之統參軍蒯恩王允之沈淵子爲前鋒出江夏口逵之等與魯軌戰於破冢兵敗逵之允之淵子皆死獨蒯恩勒兵不動軌乘勝力攻之不能克乃退淵六林子之兄也裕軍於馬頭聞逵之死怒甚三月壬午帥諸將濟江魯軌司馬文思將休之兵四萬臨峭岸置陳軍士無能登者裕自被甲欲登諸將諫不從怒愈甚太尉主簿謝晦前抱持裕裕抽劔指晦曰我斬卿晦曰天下可無晦不可無公建武將軍胡藩領遼兵在江津裕呼藩使登藩有疑色裕命左右錄來欲斬之藩顧曰正欲擊賊不得奉教乃以刀頭穿岸以容足指騰之而上隨之者稍多既登岸直前

力戰休之兵不能當稍引却裕兵因而乘之休之兵大潰
遂克江陵休之宗之俱北走軌留石城裕命閻中侯下邳
趙倫之太尉參軍沈林子攻之遣武陵內史王鎮惡以舟
師追休之等 青冀二州刺史劉敬宣參軍司馬道賜宗
室之疏屬也閻太尉裕攻司馬休之道賜與同府辟閻道
秀左右小將王猛子謀殺敬宣據廣固以應休之乙卯敬
宣召道秀屏人語左右悉出戶猛子逡巡在後取敬宣備
身刃殺敬宣文武佐吏即時討道賜等皆斬之 夏五月
趙倫之沈林子破魯軌於石城司馬休之患宗之救之不
及遂與軌犇襄陽宗之參軍李應之閉門不納甲午休之
宗之軌及譙王文思新蔡王道賜梁州刺史馬敬南陽太

守魯範俱犇秦宗之素得士民心爭爲之衛送出境王鎮
惡等追之盡境而還初休之等求救於秦魏秦征虜將軍
姚成王及司馬國璠引兵至南陽魏長孫嵩至河東聞休
之等敗皆引還休之至長安秦王興以爲楊州刺史使侵
擾襄陽侍御史唐盛言於興曰据符讖之文司馬氏當復
得河洛今使休之擅兵於外猶縱魚於淵也不如以高爵
厚禮留之京師興曰昔文王卒免姜里高祖不斃鴻門苟
天命所在誰能違之脫如符讖之言留之適足爲害遂遣
之 詔加太尉裕太傅楊州牧劔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
不名 秋八月甲子太尉裕還建康固辭太傅州牧其
餘受命

十二年春正月加大尉裕兗州刺史都督南秦州凡都督
二十二州 三月加大尉裕中外大都督裕戒嚴將伐
秦加裕領司豫二州刺史 夏五月癸巳加大尉領北
雍州刺史 秋八月太尉裕以世子義符爲中軍將軍
監太尉留府事劉穆之爲左僕射領監軍中軍二府軍司
入居東府摠攝內外 丁巳發建康 冬十一月太
尉裕遣左長史王弘還建康諷朝廷求九錫時劉穆之掌
留任而旨從北來穆之由是愧懼發病弘珣之子也
十二月壬申詔以裕爲相國總百揆揚州牧封十郡爲宋
公備九錫之禮位在諸侯上領征西將軍司豫北徐雍四
州刺史如故裕辭不受

十三年春正月太尉裕引水軍發彭城

二月大尉裕

將水軍自淮入清河將沂河西上先遣使假道于魏魏

人以數千騎隨裕軍西行裕遣兵擊之魏軍犇潰 秋

八月大尉裕至潼關王鎮惡大破秦兵於渭橋姚泓將妻

子登告諸鎮惡降九月裕至長安以秦金王繒帛頒賜將

士送姚泓至建康斬之 事見劉裕滅後秦 癸酉司馬休

之司馬文思司馬國璠司馬道賜魯軌韓延之等皆降於

魏司馬休之尋卒魏賜國璠爵淮南公道賜爵池陽子魯

軌爵襄陽公 冬十月詔進宋公爵爲王增封十郡辭

不受 十一月辛未穆之卒太尉裕以根本無託決意

東還 十二月大尉裕發長安

十四年春正月太尉裕至彭城解嚴 夏六月太尉裕始受相國九錫之命赦國中殊死以下宗繼母蘭陵蕭氏為太妃以太尉軍容祭酒孔靖為宋國尚書令左長史王弘為僕射領選從事中郎傅亮蔡廓皆為侍中謝晦為右衛將軍右長史鄭鮮之為奉常行參軍殷景仁為秘書郎其餘百官悉依天朝之制靖辭不受亮咸之孫廓護之曾孫鮮之渾之玄孫景仁融之曾孫也景仁學不為文敏有思致口不談義深達理體至於國典朝儀舊章記注莫不撰錄識者知其有當世之志 冬十二月彗星出天津入太微經北斗絡紫微八十餘日而滅魏主嗣復召諸儒術士問之曰今四海分裂災咎之應果在何國朕甚畏之

御筆書

瘡輩蓋言勿有所隱衆推崔浩使對浩曰夫災異之興皆象人事人苟無釁又何畏焉昔王莽將篡漢彗星出入正與今同國家主尊臣卑民無異望晉室陵夷危亡不遠彗之為異其劉裕將篡之應乎無以易其言 宋公裕以讖云昌明之後尚有二帝乃使中書侍郎王韶之與帝左右密謀醜帝而立琅邪王德文德文常在帝左右飲食寢處未嘗暫離韶之伺之經時不得聞會德文有疾出居於外戊寅韶之以散衣縊帝於東堂韶之廩之曾孫也裕因稱遺詔奉德文即皇帝位大赦

恭帝元熙元年春正月甲午徵宋公裕入朝進爵為王裕辭 初司馬楚之奉其父榮期之喪歸建康會宋公裕誅

剪宗室之有才望者楚之叔父宣期兄貞之皆死楚之亡
匿竟陵蠻中及從祖休之自江陵奔秦楚之亡之汝頓間
聚衆以謀復讎楚之少有英氣能折節下士有衆萬餘屯
據長社裕使刺客沐謙往刺之楚之待謙甚厚謙欲發未
得間乃夜稱疾知楚之必往問疾因欲刺之楚之果自齋
湯藥往視之情意勤篤謙不忍發乃出匕首於席下以狀
告之曰將軍深爲劉裕所忌願勿輕率以自保全遂委身
事之爲之防衛時宗室多逃亡在河南有司馬文榮者帥
乞活千餘戶屯金墉城南又有司馬道恭自東垣帥三千
人屯城西司馬順明帥五千入屯陵雲臺司馬楚之屯柏
谷塢皆降於魏
秋七日宋公裕始受進爵之命八月

移鎮壽陽以度支尚書劉懷慎爲督淮北諸軍事徐州刺

史鎮彭城 九月宋王裕自解揚州牧 冬十二月

辛卯宋王裕加殊禮進王太妃爲太后世子爲太子

宋高祖永初元年春正月宋王欲受禪而難於發言乃集

朝臣宴飲從容言曰桓玄篡位鼎命已移我首唱大義興

復帝室南征北伐平定四海功成業著遂荷九錫今年將

衰暮崇極如此物忌盛滿非可久安今欲奉還爵位歸老

京師羣臣惟盛稱功德莫諭其意日晚坐散中書令傅亮

還外乃悟而宮門已閉亮叩扉請見王卽開門見之亮入

但曰臣暫宜還都王解其意無復他言直云須幾人自送

亮曰數十人可也卽時奉辭亮出已夜見長星竟天拊髀

歎曰我常不信天文今始驗矣亮至建康 夏四月徵
王入朝王留于義康爲都督豫司雍并四州諸軍事豫州
刺史鎮壽陽義康尚幼以相國參軍南陽劉湛爲長史決
府州事湛自弱年卽有宰物之情常自比管葛博涉書史
不爲文章不喜談議王甚重之 夏六月壬戌王至建
康傅亮諷晉恭帝禪位於宋具詔草皇帝使書之帝欣然
操筆謂左右曰桓玄之時晉氏已無天下重爲劉公所延
將二十載今日之事本所甘心遂書赤紙爲詔甲子帝遜
于琅邪第百官拜辭祕書監徐廣流涕哀慟丁卯王爲壇
於南郊卽皇帝位禮畢自石頭備法駕入建康宮徐廣又
悲感流涕侍中謝晦謂之曰徐公得無小過廣曰君爲宋

朝佐命身是晉室遺老悲歡之事固不可同廣邈之弟也
帝臨太極殿大赦改元其犯鄉論清議一皆蕩滌與之更
始 裴子野論曰昔重華受終四凶流放武王克殷頑民
遷洛天下之惡一也鄉論清議除之過矣 奉晉恭帝爲
零陵王優崇之禮皆倣晉初故事卽宮于故秣陵縣使冠
軍將軍劉遵考將兵防衛降楮后爲王妃追尊皇考爲孝
穆皇帝皇妣趙氏爲孝穆皇后尊王太后蕭氏爲皇太后
上事蕭太后素謹及卽位春秋已高每旦入朝太后未嘗
失時刻詔晉氏封爵當隨運改獨置始興廬陵始安長沙
康樂五公降爵爲縣公及縣侯以奉王導謝安溫嶠陶侃
謝玄之祀其宣力義熙豫同艱難者一仍本秩庚午以司

空道憐為太尉封長沙王追封司徒道規為臨川王以道
憐子義慶襲其爵其餘功臣徐羨之等增位進爵各有差
追封劉穆之為南康郡公王鎮惡為龍陽縣侯上每歎念
穆之曰穆之不死當助我治天下可謂人之云亡邦國殄
瘁又曰穆之死人輕易我立皇子桂陽公義真為廬陵王
彭城公義隆為宜都王義康為彭城王已卯改泰始曆為
永初曆 秋八月辛未追諡妃臧氏為敬皇后立王太
子義符為皇太子

二年、初帝以毒酒一甕授前琅邪郎中令張偉使酖零
陵王偉歎曰酖君以求生不如死乃於道自飲而卒偉邵
之兄也太常褚秀之侍中褚淡之皆王之妃兄也王每生

男帝輒令秀之兄弟方便殺之王自遜位深慮禍及與嬪
妃共處一室自煮食於牀前飲食所資皆出褚妃故宋人
莫得伺其隙九月帝令淡之與兄右衛將軍叔度往視妃
妃出就別室相見兵人踰垣而入進藥於王王不肯飲曰
佛教自殺者不復得人身兵人以被掩殺之帝帥百官臨
于朝堂三日

元魏寇宋

晉安帝義熙十三年夏五月乙未齊郡太守王懿降於魏
上書言劉裕在洛宜發兵絕其歸路可不戰而克魏主嗣
善之崔浩侍講在前嗣問之曰劉裕伐姚泓果能克乎對
曰克之嗣曰何故對曰昔姚興好虛名而少實用子泓

懦而多病兄弟垂爭裕乘其危兵精將勇何故不克嗣曰
裕才何如慕容垂對曰勝之垂藉父兄之資修復舊業國
人歸之若夜蟲之就火少加倚仗易以立功劉裕奮起寒
微不階尺土討滅桓玄興復晉室北禽慕容超南梟盧循
所向無前非其才之過人安能如是乎嗣曰裕既入關不
能進退我以精騎直擣彭城壽春裕將若之何對曰今西
有屈丐北有柔然窺伺國隙陛下既不可親御六師雖有
精兵未睹良將長孫嵩長於治國短於用兵非劉裕敵也
興兵遠攻未見其利不如且安靜以待之裕克秦而歸必
篡其主關中華戎雜錯風俗勁悍裕欲以荆楊之化施之
函秦此無異解衣包火張羅捕虎非留兵守之人情未洽

趨尚不同適足為寇敵之資耳願陛下按兵息民以觀其
變秦地終為國家之有可坐而守也嗣笑曰卿料之審矣
浩曰臣嘗私論近世將相之臣若王猛之治國符堅之管
仲也慕容恪之輔幼主慕容暉之霍光也劉裕之平禍亂
司馬德宗之曹操也嗣曰屈丐何如浩曰屈丐國破家覆
孤子一身寄食姚氏受其封殖不思疇恩報義而乘時徼
利益有一方結怨四鄰擻豎小人雖能縱暴一時終當為
人所吞食耳嗣大悅語至夜半賜浩御纁醪十觚水精鹽
一兩曰朕味卿言如此鹽酒故欲與卿共饗其美然猶命
長孫嵩叔孫建各簡精兵伺裕西過自成臯濟河南侵彭
布若不時過則引兵隨之

宋高祖永初三年初魏主聞高祖克長安大懼遣使請
和自是每歲交聘不絕及高祖殂殿中將軍沈範等奉使
在魏還及河魏主遣人追執之議發兵取洛陽虎牢滑臺
崔浩諫曰陛下不以劉裕歆起納其使貢裕亦故事陛下
不幸今死遽乘喪伐之雖得之不足為美且國家今日亦
未能一舉取江南也而徒有伐喪之名竊為陛下不取臣
謂宜遣人弔祭存其孤弱恤其凶災使義聲布於天下則
江南不攻自服矣况裕新死黨與未離兵臨其境必相帥
拒戰功不可必不如緩之待其疆臣爭權變難必起然後
命將出師可以兵不疲勞坐收淮北也魏主曰劉裕乘姚
興之死而滅之今我乘裕喪而伐之何為不可浩曰不然

姚興死諸子交爭故裕乘釁伐之今江南無釁不可比也
魏主不從假司空奚斤節加晉兵大將軍行揚州刺史使
督宋兵將軍交州刺史周幾吳兵將軍廣州刺史公孫表
同入寇 冬十月魏軍將發公卿集議於監國之前以

先攻城與先略地奚斤欲先攻城崔浩曰南人長於守城
若符氏攻襄陽經年不拔今以大兵坐攻小城若不時克
挫傷軍執敵得徐嚴而來我怠彼銳此危道也不如分軍
略地至淮為限列置守宰收歛租穀則洛陽滑臺虎牢更
在軍北絕望南救必公河東走不則為圍中之物何憂其
不獲也公孫表固請攻城魏主從之於是奚斤等帥步騎
二萬濟河營於滑臺之東時司州刺史毛德祖戊虎牢東

郡太守王景度告急於德祖德祖遣司馬翟廣擊將步騎三千救之先是司馬楚之聚衆在陳留之境聞魏兵濟河遣使迎降魏以楚之爲征南將軍荊州刺史使侵擾北境德祖遣長社令王法政將五百人戍邵陵將軍劉憐將二百騎戍雍丘以備之楚之引兵襲憐不克會臺送軍資憐出迎之酸棗民王王馳以告魏丁酉魏尚書滑稽引兵襲倉垣兵吏悉踰城走陳留太守馮翊嚴稜詣斤降魏以王王爲陳留太守給兵守倉垣奚斤等攻滑臺不拔求益兵魏主怒切責之壬辰自將諸國兵五萬餘人南出天關踰恒嶺爲斤等聲援十一月魏太子肅將兵出也塞上使安定王彌與安同居守庚戌奚斤等急攻滑臺拔之王

景度出走景度司馬陽瓚爲魏所執不降而死魏主以成臯侯苟兒爲兗州刺史鎮滑臺斤等進擊翟廣等於土樓破之乘勝進逼虎牢毛德祖與戰屢破之魏主別遣黑籍將軍于栗磾將三千人屯河陽謀取金墉德祖遣振威將軍竇晃等緣河拒之十二月丙戌魏主至冀州遣楚兵將軍徐州刺史叔孫建將兵自平原濟河徇青兗豫州刺史劉粹遣治中高道瑾將步騎五百據項城徐州刺史王仲德將兵屯湖陸于栗磾濟河與奚斤并力攻竇晃等破之魏主遣中領軍代人娥清期思侯柔然閻大肥將兵七千人會周幾叔孫建南渡河軍於碣磔癸未兗州刺史徐琰棄尹卯南走於是泰山高平金鄉等郡皆沒於魏叔孫建

策東入青州司馬愛之季之先聚衆於濟東皆降於魏戊
于魏兵逼虎牢青州刺史東莞竺夔鎮東陽城遣使告急
已丑詔南兗州刺史檀道濟監征討諸軍事與王仲德共
救之廬陵王義真遣龍驤將軍沈叔狸將三千人就劉粹
量宜赴援

營陽王景平元年春正月魏于栗磾攻金墉癸卯河南太
守王涓之棄城走魏主以栗磾爲豫州刺史鎮洛陽庚
申檀道濟軍于彭城魏叔孫建入臨淄所同城邑皆潰竺
夔聚民保東陽城其不入城者使各依據山險苾夷禾稼
魏軍至無所得食濟南太守垣苗帥衆依夔刁雍見魏主
於鄴魏主曰叔孫建等入青州民皆藏避攻城不下彼素

服卿威信今遣卿助之乃以雍爲青州刺史給雍騎使行
募兵以取青州魏兵濟河向青州者凡六萬騎刁雍募兵
得五千人撫慰士民皆送租供軍三月魏奚斤公孫表
策共攻虎牢魏主自鄴遣兵助之毛德祖於城內穴地入
七丈分爲六道出魏圍外募敢死之士四百人使參軍范
道基等帥之從穴中出掩襲其後魏兵驚擾斬首數百級
焚其攻具而還魏兵雖退散隨復更合攻之益急奚斤自
虎牢將步騎三千攻潁川太守李元德等於許昌元德等
敗走魏以潁川人庾龍爲潁川太守戊許昌毛德祖出兵
與公孫表大戰從朝至晡殺魏兵數百會奚斤自許昌還
合擊德祖大破之亡甲士千餘人復嬰城自守魏主又遣

萬餘人從白沙度河屯濮陽南朝議以項城去魏不遠非輕軍所抗使劉粹召高道瑾還壽陽若沈叔狸已進亦宜且追粹秦虜攻虎牢未復南向若遽攝軍捨項城則淮西諸郡無所憑依沈叔狸已頓肥口又不宜遽退時李元德帥散卒二百至項劉粹使助高道瑾戍宋請宥其犇敗之罪朝議竝許之乙巳魏主敗於韓陵山遂如汲郡至枋頭初毛德祖在北與公孫表有舊表有權略德祖患之乃與交通音問密遣人說奚斤云表與之連謀每答表書輒多所治定表以書示斤斤疑之以告魏主先是表與太史令王亮少同營署好輕侮亮亮奏表置軍虎牢東不得便地故令賊不時滅魏主素好術數以爲然積前後忿使人夜

就帳中縊殺之乙卯魏主濟自靈昌津遂如東郡陳留叔孫建將三萬騎逼東陽城城中文武纔一千五百人竺夔垣苗悉力固守時出奇兵擊魏破之魏步騎繞城列陳千餘里大治攻具夔作四重塹魏人填其三重爲撞車以攻城夔遣人從地道中出以大麻絙挽之令折魏人復作長圍進攻逾急歷時浸久城轉墮壞戰士多死傷餘衆困乏且暮且陷檀道濟至彭城以司青二州竝急而所領兵少不足分赴青州道近竺夔兵弱乃與王仲德兼行先救之甲子劉粹遣李元德襲許昌斬庾龍元德因留綏撫并上租糧魏主至盟津于栗磾造浮橋於治阪津乙丑魏主引兵北濟西如河內姚清周幾間大肥狗地至湖陸高平民

屯聚而射之清等盡攻破高平諸縣滅數千家虜掠萬餘口兗州刺史鄭順之戍湖陸以兵少不敢出魏主又遣并州刺史伊樓拔助奚斤攻虎牢毛德祖隨方抗拒頗殺魏兵而將士稍末落落夏四月丁卯魏主如成臯絕虎牢汲河之路停三日自督衆攻城竟不能下遂如洛陽觀石經遣使祀高高叔孫建攻東陽墮其城北三十許步才雍請速入建不許遂不克及聞檀道濟等將至雍又謂建曰賊畏官軍突騎以鎖連車爲函陳大峴以南處處狹隘車不得方軌雍請將所募兵五千據險以邀之破之必矣時天暑魏軍多疫建曰兵人疫病過半若相持不休兵自死盡何須復戰今全軍而返計之上也己巳遣濟軍于臨朐壬申

建等燒營及器械而遁道濟至東陽糧盡不能追竺夔以東陽城壞不可守移鎮不其城叔孫建自東陽趨滑臺道濟分遣王仲德向尹卯道濟停軍湖陸仲德未至尹卯聞魏兵已遠還就道濟才雍遂留鎮尹卯招集譙梁彭沛民五千餘家置二十七營以領之 閏四月丁未魏主如

河內登太行至高都叔孫建自滑臺西就奚斤共攻虎牢虎牢被圍二百日無日不戰勁兵戰死殆盡而魏增兵轉多魏人毀其外城毛德祖於其內更築三重城以拒之魏人又毀其二重德祖唯保一城晝夜相拒將士眼皆生翳德祖撫之以恩終無離心時檀道濟軍湖陸劉粹軍項城沈叔狸軍高橋皆畏魏兵彊不敢進丁巳魏人作地道以

洩虎牢城中井井深四十丈山勢峻峭不可得防城中人馬渴之被創者不復出血重以饑疫魏仍急攻之己未城陷將士欲扶德祖出走德祖曰我誓與此城俱斃義不使城亡而身存也魏主命將士得德祖者必生致之將軍代人豆代田執德祖以獻將佐在城中者皆為魏所虜唯參軍范道基將二百人突圍南還魏士卒疫死者亦什二三奚斤等悉定司兗豫諸郡縣置守宰以撫之魏主命周幾鎮河南河南人安之徐羨之傅亮謝晦以亡失境土上表自劾詔勿問 五月魏主還平城 秋九月乙亥魏主還宮召奚斤還平城留兵守虎牢使城清周幾鎮枋頭以司馬楚之所將戶口置汝南南陽南頓新宜四郡以益

豫州 冬十一月魏周幾寇許昌潁川太守李元德犇項戊辰魏人圍汝陽太守王公度亦犇項劉粹遣其將姚聳夫等將兵助守項城魏人夷許昌城毀鍾城以立封疆而還

徐傳廢立

宋高祖永初元年秋八月癸酉立王太子義符為皇太子三年春三月上不豫太尉長沙王道憐司空徐羨之尚書僕射傅亮領軍將軍謝晦護軍將軍檀道濟並入侍醫藥羣臣請祈禱神祇上不許唯使侍中謝方明以疾告宗廟而已上性不信竒怪微時多符瑞及貴史官審以所聞上拒而不答檀道濟出為鎮北將軍南兗州刺史鎮廣陵悉

監淮南諸軍皇太子多狎羣小謝晦言於上曰陛下春秋既高宜思存萬世神器至重不可使負荷非不上曰廬陵何如晦曰臣請觀焉出造廬陵王義真義真盛欲與談晦不甚荅晦還曰德輕於才非人主也丁未出義真爲都督南豫豫雍司秦并六州諸軍事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豫州刺史五月帝疾甚召太子誡之曰檀道濟雖有幹略而無遠志非如兄韶有難御之氣也徐羨之傅亮當無異圖謝晦數從征伐頗識機變若有同異必此人也又爲手詔曰後世若有幼主朝事一委宰相母后不煩臨朝司空徐羨之中書令傅亮領軍將軍謝晦鎮北將軍檀道濟同被顧命癸亥帝殂于西殿太子卽皇帝位年十七

大赦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立妃司馬氏爲皇后

文帝元嘉元年營陽王居喪無禮好與左右狎暱遊戲無度特進致仕范泰上封事曰伏聞陛下時在後園頗習武備鼓鞞在宮聲聞于外黷武掖庭之內諠譁省闕之間非徒不足以威四夷詆生遠近之怪陛下踐祚委政宰臣實同高宗諒闇之美而更親狎小人懼非社稷至計經世之道也不聽南豫州刺史廬陵王義真警悟愛文義而性輕易與太子左衛率謝靈運員外常侍顏延之慧琳道人情好款密嘗云得志之日以靈運延之爲宰相慧琳爲西豫州都督靈運性褊傲不遵法度自負才能宜參權要常懷憤邑延之嗜酒放縱徐羨之等惡義真與靈運等游於是

羨之等以爲靈運延之構扇異同非毀執政出靈運爲求
嘉太守延之爲始安太守義直至歷陽多所求索執政每
裁量不盡與義真深怨之數有不平之言又表求還都諮
議叅軍何尚之屢諫不聽時羨之等已密謀廢帝而次立
者應在義真乃因義真與帝有隙先奏列其罪惡廢爲庶
人徙新安郡前吉陽令堂邑張約之上疏曰廬陵王少蒙
先皇優慈之遇長受陛下睦愛之恩故在心必言所懷必
亮容犯臣子之道致招驕恣之愆至於天姿夙成實有卓
然之美宜在容養錄善掩瑕訓盡義方進退以漸今猥加
剝辱幽徙遠郡上傷陛下棠棣之篤下令遠近恇然失圖
臣伏思大宋開基造次根條未繁宜廣樹藩戚敦睦以道

人誰無過貴能自新以武皇之愛子陛下之懿弟豈可以
其一肯長致淪棄哉書奏以約之爲梁州府參軍尋殺之
夏四月徐羨之等以南兗州刺史檀道濟先朝舊將威服
殿省且有兵衆乃召道濟及江州刺史王弘入朝五月皆
至建康以廢立之謀告之甲申謝晦以領軍府屋敗悉令
家人出外聚將士於府內又使中書令龍舟安泰潘盛爲
內應夜邀檀道濟同宿晦竦動不得眠道濟就寢便熟晦
以此服之時帝於華林園爲列肆親自沽賣又與左右引
船爲樂夕遊天淵池即龍舟而寢乙酉詰旦道濟引兵若
前羨之等繼其後入自雲龍門安泰等先誠宿衛莫有禦
者帝未興軍士進殺二侍者傷帝指扶出東閣收璽綬羣

臣拜辭衛送故太子宮侍中程道惠勸羨之等立皇弟南
豫州刺史義恭羨之等以宜都王義隆素有令望又多符
瑞乃稱皇太后令數帝過惡廢爲營陽王以宜都王纂承
大統赦死罪以下又稱皇太后令奉還璽綬并廢皇后爲
營陽王妃遷營陽王於吳使檀道濟入守朝堂王至吳止
金昌亭六月癸丑羨之等使邢安泰就弒之王多力突走
出昌門追者以門闕踣而弒之

裴子野論曰古者人

君養子能言而師授之辭能行而傳相之禮宋之教誨雅
異於斯居中則任僕妾處外則近趨走太子皇子有師有
侍是二職者皆登臺也制其行止授其法則導達臧否罔
弗由之言不及於禮義識不達於今古謹救者能勸之以

吝嗇狂愚者或誘之以凶慝雖有師傳多以耆賢大夫爲
之雖有友及文學多以膏粱年少爲之具位而已亦弗與
遊幼王臨州長史行事宣傳敎命又有符籤往往專恣竊
弄威權是以本枝雖茂而端士微寡嗣君冲幼世繼姦回
雖惡物醜類天然自出然習則生常其流遠矣降及太宗
舉天下而棄之亦昵比之爲也嗚呼有國有家其鑑之矣
傅亮帥行臺百官奉法駕迎宜都王于江陵祠部尚書蔡
廓至尋陽遇疾不堪前亮與之別廓曰營陽在吳宜厚加
供奉一旦不幸卿諸人有弒主之名欲立於世將可得邪
時亮已與羨之議害營陽王乃馳信止之不及羨之大怒
曰與人共計議如何旋背卽賣惡於人邪羨之策又遣使

者殺前廬陵王義真於新安。美之以荆州地重，恐宜都王至，或別用人。乃亟以錄命除領軍將軍，謝晦行都督荆湘等七州諸軍事，荆州刺史。欲令居外，為援精兵，舊將悉以配之。秋七月，行臺至江陵，立行門於城南，題曰大司馬門。傅亮帥百僚詣門，上表進璽綬儀物，甚盛。宜都王時年十八，下教曰：「猥以不德，謬降大命。顧已兢悸，何以克堪！輒當暫歸朝廷，展哀陵寢，并與賢彥申寫所懷，望體其心，勿為辭責。」府州佐史並稱臣，請題榜諸門。一依宮省，王皆不許。荆州府國綱紀，宥其統內。見通。原通。青諸將佐聞營陽廬陵王死，皆以為疑，勸王不可東下。司馬王季羣曰：「先帝有大功於天下，四海所服，雖嗣主不綱，人望未改。徐美之中才，

寒士，傅亮布衣諸生，非有意宣帝王大將軍之心，明矣。受寄崇重，未容遽敢背德。畏廬陵嚴斷，將來必不自容。以殿下寬叡慈仁，遠近所知，且越次奉迎，冀以見德。悠悠之論，殆必不然。又美之等五人同功並位，孰肯相讓？就懷不軌，勢必不行。廢主若存慮，其將來受禍，致此殺害，蓋由貪生過深，寧敢一朝頓懷逆志，不過欲握權自固，以少主仰待耳。殿下但當長驅六轡，以副天人之心。王曰：「卿復欲為宋昌邪？」長史王曇首南蠻校尉到彥之皆勸王行。曇首仍陳天人符應，王乃曰：「諸公受遺，不容背義。且勞臣舊將，內外充滿，今兵力又足以制物，夫何所疑？」乃命王華總後任，留鎮荆州。王欲使到彥之將兵前驅，彥之曰：「彼不反，便應

朝服順流若使有虞此師既不足恃更開嫌隙之端非所以副遠邇之望也會雍州刺史褚叔度卒乃遣彥之權鎮襄陽甲戌王發江陵引見傅亮號泣哀動左右既而問義真及少帝薨廢本末悲哭嗚咽侍側者莫能仰視亮流汗沾背不能對乃布腹心於到彥之王華等深自結納王以府州文武嚴兵自衛臺所遣百官衆力不得近部伍中兵參軍朱容子抱乃處王所乘舟戶外不解帶者累旬

八月丙申宜都王至建康羣臣迎拜於新亭徐羨之問傅亮曰王可方誰亮曰晉文帝以上人羨之曰必能明我赤心亮曰不然丁酉王謁初寧陵還止中堂百官奉爾纒王辭讓殿四乃受之卽皇帝位于中堂備法駕入宮御太極

前殿大赦改元文武賜位一等戊戌謁太廟詔復廬陵王先封迎其柩及孫脩華謝妃還建康庚子以行荊州刺史謝晦爲真晦將行與蔡廓別屏人問曰吾其免乎廓曰卿受先帝顧命任以社稷廢昏立明義無不可但殺人二兄而以之比面挾震主之威據上流之重以古推今自免爲難晦始懼不得去既發顧望石頭城喜曰今得脫矣癸卯徐羨之進位司徒王弘進位司空傅亮加開府儀同三司謝晦進號衛將軍檀道濟進號征北將軍有司奏車駕依故事臨華林園聽訟詔曰政刑多所未悉可如先者二公推訊帝以王曇首王華爲侍中曇首領右衛將軍華領驍騎將軍朱容子爲右軍將軍甲辰徐羨之等欲卽以到彥

之爲雍州帝不許徵彥之爲中領軍委以戎政彥之自襄陽南下謝晦已至鎮慮彥之不過已彥之至楊口步往江陵深布誠款晦亦厚自結納彥之留馬及利劍名刀以與晦晦由此大安

二年春正月徐羨之傅亮上表歸政表三上帝乃許之丙寅始親萬機羨之仍遜位還第徐珮之程道惠及吳興太守王韶之等竝謂非宜敦勸甚苦乃復奉詔視事

秋

八月王弘自以始不預定策不受司空表讓彌年乃許之十一月初會稽孔宙子爲帝鎮西諮議參軍及卽位以宙子爲步兵校尉與侍中王華竝有富貴之願疾徐羨之傅亮專權日夜構之於帝會謝晦二女當適彭城王義康新

野侯義賓遣其妻龔氏及長子世休送女至建康帝欲誅羨之亮并發兵討晦聲言當伐魏取河南又言拜京陵治行裝艦亮與晦書曰薄伐河朔事猶未已朝野之慮憂懼者多又言朝士多諫北征上當遣外監萬幼宗往相諮訪時朝廷處分異常其謀頗泄

三年春正月謝晦弟黃門侍郎曠馳使告晦晦猶謂不然以傅亮書示諮議參軍何承天曰計幼宗一二日必至傅公慮我好事故先遣此書承天曰外間所聞咸謂西討已定幼宗豈有上理晦尚謂虛妄使承天豫立荅詔啓草言伐虜宜須明年江夏內史程道惠得尋陽人書言朝廷將有大處分其事已審使其輔國府中兵參軍樂固封以示

晦晦問承天曰若果爾卿令我云何對曰蒙將軍殊顧常思報德事變至矣何敢隱情然明日戒嚴動用軍法區區所懷懼不得盡晦懼曰卿豈欲我自裁邪承天曰尚未至此以王者之重舉天下以攻一州大小既殊逆順又異境外求全上計也其次以腹心將兵屯義陽將軍自帥大眾戰於夏口若敗卽趨義陽以出北境其次也晦良久曰荆州用武之地兵糧易給聊且決戰走復何晚乃使承天造立表檄又與衛軍諮議參軍琅邪顏邵謀舉兵邵欲藥而死晦立幡戒嚴謂司馬庾登之曰今當自下欲屈卿以三千人守城備禦劉粹登之曰下官魏老在都又素無部衆情計二三不敢受此言晦仍問諸將佐戰士三千足守城

否南蠻司馬周超對曰非徒守城而已若有外寇可以立功登之因曰超必能辨下官請解司馬南郡以授之晦卽於坐命超爲司馬領南義陽太守轉登之爲長史南郡如故帝以王弘檀道濟始不預廢弒之謀弘弟曇首又爲帝所親委事將發密使報弘且召道濟欲使討晦王華等皆以爲不可帝曰道濟止於脅從本非創謀殺害之事又所不關吾撫而使之必將無慮乙丑道濟至建康丙寅下詔暴羨之亮晦殺營陽王廬陵王之罪命有司誅之且曰晦據有上流或不卽罪朕當親帥六師爲其過阪可遣中領軍到彥之卽日電發征北將軍檀道濟駱驛犇路符衛軍府州以時收翦已命雍州刺史劉粹等斷其走伏罪止元

凶餘無所問是日詔召羨之亮羨之行至西明門外謝聃
 正直遣報亮云殿內有異處分亮辭以嫂病暫還遣信報
 羨之羨之還西州乘內人問訊車出郭步走至新林入陶
 竈中自經死亮乘車出郭門乘馬犇兄迪墓屯騎校尉郭
 泓收之至廣莫門上遣中書舍人以詔書示亮并謂曰以
 公江陵之誠當使諸子無恙亮讀詔書訖曰亮受先帝布
 衣之眷遂蒙顧託黜昏立明社稷之計也欲加之罪其無
 辭乎於是誅亮而徙其妻子於建安誅羨之二子而有其
 兄子珮之又誅晦子世休收繫謝聃帝將討謝晦問策於
 檀道濟對曰臣昔與晦同從北征八關十策晦有其九才
 略明練殆為少敵然未嘗孤軍決勝戎事恐非其長臣悉

晦智晦悉臣勇今奉王命以討之可未陳而擒也丁卯徵
 王弘為侍中司徒錄尚書事楊州刺史以彭城王義康為
 都督荆湘等八州諸軍事荆州刺史樂問復遣使告謝晦
 以徐傅及暉等已誅晦先舉羨之亮哀次發子弟凶問既
 而自出射堂勒兵晦從高祖征討指麾處分莫不曲盡其
 宜數日間四遠投集得精兵三萬人乃奉表稱羨之亮等
 忠貞橫被冤酷且言臣等若志欲執權不專為國初廢營
 陽陛下在遠武皇之子尚有童幼擁以號令誰敢非之豈
 得汧流三千里虛館七旬仰望鸞旗者哉故廬陵王於營
 陽之世積怨犯上自貽非命不有所廢將何以興耿弇不
 以賊遺君父臣亦何負於宋室邪此皆王弘王曇首王華

險躁猜忌讒構成禍今當舉兵以除君側之惡 帝下詔
戒嚴大赦諸軍相次進路以討謝晦晦以弟遜爲竟陵內
史將萬人總留任帥衆二萬發江陵列舟艦自江津至于
破冢旌旗蔽日歎曰恨不得以此爲勤王之師 二月
庚申上發建康命王弘與彭城王義康居守入居中書下
省侍中殷景仁參掌留任帝姊會稽公主留止臺內總攝
六宮謝晦自江陵東下何承天留府不從晦至江口到彥
之已至彭城洲庾登之據巴陵長儒不敢進會霖雨連日
參軍劉和之曰彼此共有兩耳禮征北尋至東軍方彊唯
宜速戰登之惟怯使小將陳祐作大囊貯茅懸於帆檣云
可以焚艦用火宜須晴以緩戰詎晦然之停軍十五日乃

使中兵參軍孔延秀攻將軍蕭欣於彭城洲破之又攻洲
口柵陷之諸將咸欲退還夏口到彥之不可乃保隱圻晦
又上表自訟且自矜其捷曰陛下若梟四凶於朝廷懸三
監於絳闕臣便勒衆旋旌還保所任初晦與徐羨之傅亮
爲自全之計以爲晦據上流而檀道濟鎮廣陵各有彊兵
足以制朝廷羨之亮居中秉權可得持久及聞道濟帥衆
來晦惶懼無計道濟既至與到彥之軍合牽艦緣岸晦始
見艦數不多輕之不卽出戰至晚因風帆上前後連咽西
人離沮無復鬪心戊辰臺軍至忌置洲尾列艦過江晦軍
一時皆潰晦夜出投巴陵得小船還江陵先是帝遣雍州刺
史劉粹自陸道帥步騎襲江陵至沙橋周超帥萬餘人逆

戰大破之士衆傷死者過半俄而晦敗問至初晦與粹善以粹子曠之爲參軍帝疑之王弘曰粹無私必無憂也及受命南討一無所顧帝以此嘉之晦亦不殺曠之遣還粹所丙子帝自蕪湖東還晦至江陵無它處分唯愧謝周超而已其夜超捨軍單舸詣到彥之隆晦衆散略盡乃攜其弟遯等七騎北走遯肥壯不能乘馬晦每待之行不得速已卯至安陸延頭爲戍主光順之所執檻送建康到彥之至馬頭何承天自歸彥之因監荊州府事以周超爲參軍劉粹以沙橋之敗告乃執之於是誅晦贈遯及其兄弟之子并同黨孔延秀周超等晦女彭城王妃被髮徒跣與晦訣曰大丈夫當橫尸戰場奈何狼籍都市庸登之以無任

免官禁錮何承夫及南蠻行參軍新興王玄謨等皆見原三月辛巳帝還建康徵謝靈運爲祕書監顏延之爲中書侍郎嘗遇甚厚夏五月乙未以檀道濟爲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到彥之爲南豫州刺史

彭城王專政

宋高祖永初元年夏六月立皇子義康爲彭城王文帝元嘉五年春正月荊州刺史彭城王義康性聰察在州職事修治左光祿大夫范泰謂司徒王弘曰天下事重權要難居卿兄弟盛滿當深存降挹彭城王帝之次第宜徵還入朝共參朝政弘納其言時大旱疾疫弘上表引咎遜位帝不許

六年春正月王弘上表乞解州錄以授彭城王義康帝優詔不許癸丑以義康為侍中都督揚南徐兗二州諸軍事司徒錄尚書事領南徐州刺史弘與義康二府並置佐領兵共輔朝政弘既多疾且欲委遠大權每事推讓義康由是義康專總內外之務

七年彭城王義康與王弘並錄尚書義康意猶快快欲得揚州形於辭旨以弘弟曇首居中為上所親委愈不悅弘以老病屢乞骸骨曇首自求吳郡上皆不許義康謂人曰王公又病不起神州詎宜臥治曇首勸弘減府中文武之半以授義康上聽割二千人義康乃悅

九年夏六月戊寅司徒南徐州刺史彭城王義康改領揚

州刺史

十二年春三月領軍將軍劉湛與僕射殷景仁素善湛之

入也景仁實引之湛既至以景仁位遇本不踰已而一旦

居前意甚憤憤俱被時遇以景仁專管內任謂為間已猜

隙漸生知帝信仗景仁不可移奪時司徒義康專秉朝權

湛嘗為義康上佐遂委心自結欲因宰相之力以回上意

傾黜景仁獨當時務夏四月己巳帝加景仁中書令中護

軍即家為府湛加太子詹事湛愈憤怒使義康毀景仁於

帝帝遇之益隆景仁對親舊歎曰引之令入入使噬人乃

稱疾解職表疏累上帝不許使停家養病湛議遣人若劫

盜者於外殺之以為帝雖知當有以解之不能傷義康至

親之愛帝微聞之遷護軍府於西掖門外使近宮禁故湛謀不行義康僚屬及諸附麗湛者潛相約勒無敢歷殷氏之門彭城王主簿沛郡劉敬文父成未悟其機詣景仁求郡敬文遽往謝湛曰老父悖孝遂就殷鐵干祿由敬文闡淺上召生成闔門慙懼無地自處唯後將軍司馬庾炳之遊二人之間皆得其歡心而密輸忠於朝廷景仁臥家不朝謂帝常使炳之銜命往來湛不疑也炳之登之之弟也十三年春二月司空江州刺史束脩公檀道濟立功前朝威名甚重左右腹心竝經百戰諸子又有才氣朝廷疑畏之帝久疾不愈劉湛說司徒義康以爲宮車一日晏駕道濟不復可制會帝疾篤義康言於帝召道濟入朝其妻向

氏謂道濟曰高立之動自古所忌今無事相召禍其至矣既至留之累月帝稍間將遣還已下渚未發會帝疾動義康矯詔召道濟入祖道因執之三月己未下詔稱道濟潛散金貨招誘剽猾因朕寢疾規肆禍心收付廷尉并其子給事黃門侍郎植等十一人誅之唯宥其孫孺又殺司空參軍薛彤高進之二人皆道濟腹心有勇力時人比之關張道濟見收憤怒目光如炬脫帽投地曰乃壞汝萬里長城魏人聞之喜曰道濟死吳子輩不足復懼庚申大赦以中軍將軍南譙王義宣爲江州刺史十六年春正月庚寅司徒義康進位大將軍領司徒南兗州刺史江夏王義恭進位司空

十七年、司徒義康專總朝權上齎疾積年心勞輒發
屢至危殆義康盡心營奉藥食非口所視嘗不進或連夕
不寐內外衆事皆專決施行性好吏職糾剔文案莫不精
盡上由是多委以事凡所陳奏入無不可方伯以下並令
義康選用生殺大事或以錄命斷之執乃傾遠近朝野輻湊
每旦府門當有車數百乘義康領身計以接未嘗解倦復能
彊記耳目所經終身不忘好於稠人庶衆標題所憶以示
聰明士之幹練者多被意遇嘗謂劉湛曰王敬弘王球之
屬竟何所堪坐取富貴復那可解然坐系無學術不識大體
朝士有才用者皆引入已府府寮無他及件旨者乃斥為
臺官自謂兄弟至親不復存君臣形迹率心而行曾無猜

防私置僮六千餘人不以言臺四方獻饋皆以上品薦義
康而以次者供御上嘗冬月嗽甘歎其形味並劣義康曰
今年甘殊有佳者遣人環東府取甘大供御者三寸領軍
劉湛與僕射殷景仁有隙湛欲倚義康之重以傾之義康
權勢已盛湛愈推崇之無復人臣之禮上浸不能平湛初
入朝上恩禮甚厚湛遂論治道語前代故事敘致銓理聽
者忘疲每入雲龍門御者即解駕左右及羽儀隨意分散
不夕不出以此為常及晚節驅燭義康上意雖內離而接
遇不改嘗謂所親曰劉班初自西還宮與語常視日早晚
慮其將去比入吾亦視日早晚苦其不去殷景仁密言於
上曰相王權重非社稷計宜少加裁抑上陰然之司徒左

長史劉斌湛之宗也。大將軍從事中郎王復謚之孫也。及主簿劉敬文祭酒魯郡孔胤秀皆以傾諂有寵於義康。見上多疾皆謂宮車一日晏駕宜立長君。上嘗疾篤使義康具顧命詔。義康還流涕以告湛。及景仁湛曰天下艱難詎是幼主所御。義康景仁並不荅。而胤秀等輒就尚書議曹索晉咸康末立康帝舊事。義康不知也。及上疾瘳微聞之而斌等密謀欲使大業終歸。義康遂邀結朋黨伺察禁省有不與已同者必自方構陷之。又採拾景仁短長或虛造異同以告湛。自是王相之勢分矣。義康欲以劉斌為丹陽尹言次啓上陳其家貧言未卒上曰以為吳郡後會稽太守羊玄保求還義康又欲以斌代之啓上曰羊玄保欲

還不審以誰為會稽。上時未有所擬。詹倅曰我已用王鴻。自去年秋上不復往東府。五月癸巳劉湛遭母憂去職。湛自知罪之已彰無復全地。謂所親曰今年必敗。常曰正賴口舌爭之故得推遷耳。今既窮毒無復此望。禍至其能久乎。上以司徒彭城王義康嫌隙已著將成禍亂。冬十月戊申收劉湛付廷尉。下詔暴其罪惡就獄誅之。并誅其子黯亮儼及其黨劉斌劉敬文孔胤秀等八人。徙尚書庫部郎何默子等五人於廣州。因大赦。是日敕義康入宿留止中書省。其夕分收湛青等州刺史杜驥勒兵殿內以備非常。遣人宣旨告義康以湛等罪狀。義康上表遜位。詔以義康為江州刺史。侍中大將軍如故。出鎮豫章。初殷景仁臥

疾五年雖不見上而密函去來日以十數朝政大小必以
咨之影迹周密莫有窺其際者收湛之曰景仁使拂拭衣
冠左右皆不曉其意其夜上出華林園延賢堂召景仁景
仁猶稱脚疾以小牀輿就坐誅討處分一皆委之初檀道
濟薦吳興沈慶之忠謹曉兵上使領隊防東掖門劉湛為
領軍嘗謂之曰卿在省歲久比當相論慶之正色曰下官
在省十年自應得轉不復以此仰累收湛之又上開門任
慶之慶之戎服縛袴而入上曰卿何意乃爾急裝慶之曰
夜半喚隊主不容緩服上遣慶之收劉斌殺之驍騎將軍
徐湛之湛之之子也與義康尤親厚上深銜之義康敗湛
之被收罪當死其母會稽公主於兄弟為長嫡素為上所

禮家事大小必咨而後行高祖微時常自於新洲伐荻有
納布衫襖臧皇后手所作也既貴以付公主曰後出有驕
奢不節者可以此衣示之至是公主入宮見上號哭不復
施臣妾之禮以錦囊盛納衣擲地曰汝家本貧賤此是我
母與汝父所作今日得一飽餐遽欲殺我兒邪上乃赦之
吏部尚書王球履之叔父也以簡淡有美名為上所重履
性進利深結義康及湛球屢戒之不從誅湛之又復徒跣
告球球命左右為取履先溫酒與之謂曰常日語汝云何
履怖懼不得荅球徐曰阿父在汝亦何憂上以球故復得
免死廢於家義康方因事人爭求親暱唯司徒主簿江湛
早能自疎求出為武陵內史檀道濟嘗為其子求婚於湛

湛固辭道濟因義康以請之湛拒之愈堅故不染於二公之難上聞而嘉之湛夷之子也彭城王義康停省十餘日見上奉辭便下渚上唯對之慟哭餘無所言上遣沙門慧琳視之義康曰弟子有還理不慧琳曰恨公不讀數百卷書初吳興太守謝述裕之弟也累佐義康數有規益早卒義康將南歎曰昔謝述唯勸吾退劉班唯勸吾進今班存而述死其敗也宜哉上亦曰謝述若存義康必不至此以征虜司馬蕭斌爲義康諮議參軍領豫章太守事無大小皆以委之斌摹之之子也使龍驤將軍蕭承之將兵防守義康左右愛念者竝聽隨從資奉優厚信賜相係朝廷大事皆報示之義之上就會稽公主宴集宜權王起再拜叩

頭悲不自勝上不曉其意自起扶之主曰車子歲暮必不爲陛下所容今特請其命因慟哭上亦流涕指蔣山曰必無此慮若違今誓便是失初寧陵卽封所飲酒賜義康并書曰會稽姊飲宴憶弟所餘酒今封送故終主之身義康得無恙乎臣光曰文帝之於義康友愛之情其始非不隆也終於失兄弟之歡虧君臣之義迹其亂階正由劉湛權利之心無有厭已詩云貪人敗類其是之謂乎

徵南

兗州刺史江夏王義恭爲司徒錄尚書事戊寅以臨川王義慶爲南兗州刺史 冬十一月殷景仁旣拜揚州羸疾遂篤上爲之敕西州道上不得有車聲癸丑卒十二月癸亥以光祿大夫王球爲僕射戊辰以始興王浚爲揚州

刺史時濬尚幼州事悉委後軍長史范曄主簿沈璞曄泰之子璞林子之子也曄尋遷左衛將軍以吏部郎沈演之為右衛將軍對掌禁旅又以庾炳之為吏部郎俱參機密演之勁之曾孫也曄有雋木而薄情淺行數犯名教為士流所鄙性躁競自謂才用不盡常怏怏不得志吏部尚書何尚之言於帝曰范曄志趨異常請出為廣州刺史若在內豐成不得不加鈇鉞鈇鉞亟行非國家之美也帝曰始誅劉湛復遷范曄人將謂卿等不能容才朕信受讒言但共知其如此無能為害也

十八年春正月彭城王義康至豫章辭刺史甲辰以義康都督江交廣三州諸軍事前龍驤參軍巴東扶令育詣闕上表稱昔袁盎諫漢文帝曰淮南王若道路遇霜露死陛下有殺弟之名文帝不用追悔無及彭城王義康先朝之愛子陛下之次弟若有迷謬之愆正可數之以善惡道之以義方奈何信疑似之嫌一旦黜削遠送南垂草萊黔首皆為陛下痛之廬陵往事足為龜鑑恐義康年窮命盡奄忽于南臣雖微賤竊為陛下羞之陛下徒知惡枝之宜伐豈知伐枝之傷樹伏願亟召義康返于京甸兄弟協和君臣輯睦則四海之望塞多言之路絕矣何必司徒公揚州牧然後可以置彭城王哉若臣所言於國為非請伏重誅以謝陛下表奏即收付建康獄賜死 裴子野論曰夫在上為善若雲行雨施萬物受其賜及其惡也若天裂地

震萬物所驚駭其誰弗知其誰弗見豈戮一人之身鉗一夫之口所能攘逖所能弭滅哉是不勝其忿怒而有增於疾疹也以太祖之舍弘尚掩耳於彭城之戮自斯以後誰易由言有宋累葉罕聞直諫豈骨鯁之氣俗愧前古抑時王刑政使之然乎張約隕於權臣扶育斃於哲后宋之鼎鑊吁可畏哉

二十二年 初魯國孔熙先博學文史兼通數術有縱橫才志爲員外散騎侍郎不爲時所知憤憤不得志父默之爲廣州刺史以賊獲罪大將軍彭城王義康爲救解得免及義康遷豫章熙先密懷報效且以爲天文圖讖帝必以非道晏駕由骨肉相殘江州應出天子以范曄志意不滿

欲引與同謀而熙先素不爲曄所重太子中舍人謝綜曄之甥也熙先傾身事之綜引熙先與曄相識熙先家饒於財數與曄慄故爲拙行以物輸之曄旣利其財又愛其文藝由是情好款洽熙先乃從容說曄曰大將軍英斷聰敏人神攸屬失職南垂天下憤怨小人受先君遺命以死報大將軍之德頃人情騷動天文舛錯此所謂時運之至不可推移者也若順天人之心結英豪之士表裏相應發於肘腋然後誅除異我崇奉明聖號今天下誰敢不從小人請以七尺之軀三寸之舌立功立事而歸諸吾子丈人以爲何如曄甚愕然熙先曰昔毛玠竭節於魏武張溫畢議於孫權彼二人者皆國之俊又豈言行玷缺然後至於禍

辱哉皆以廉直勁正不得久容丈人之於本朝不深於二主人間雅譽過於兩臣讒夫側目爲日久矣比肩競逐庸可遂乎近者殷鐵一言而劉班碎首彼豈父兄之讎百世之怨乎所爭不過榮名勢利先後之間耳及其未也唯恐陷之不深發之不早戮及吾口猶曰未厭是可謂寒心悼懼豈書籍遠事也哉今建大勲奉賢哲圖難於易以安易危享厚利收鴻名一旦苞舉而有之豈可弃置而不取哉曄猶疑未決熙先曰又有過於此者愚則未敢道耳曄曰何謂也熙先曰丈人弈葉清通而不得連姻帝室人以大豕相遇而丈人曾不恥之欲爲之死不亦惑乎曄門無內行故熙先以此激之曄默然不應反意乃決曄與沈演之

竝爲帝所知曄先至必待演之俱入演之先至嘗獨被引曄以此爲怨曄累經義康府佐中間獲罪於義康謝綜及父述皆爲義康所厚綜弟約娶義康女綜爲義康記室參軍自豫章還申義康意欲曄求解晚隙復敦往好大將軍府史仲承祖有寵於義康聞熙先有謀密相結納丹陽尹徐湛之素爲義康所愛承祖因此結事湛之告以密計道人法略尼法靜皆感義康舊恩竝與熙先往來法靜妹夫許曜領隊在臺許爲內應法靜之豫章熙先付以牋書陳說圖讖於是密相署置及素所不善者竝入死且熙先又使弟休先作檄文稱賊臣趙伯符肆兵犯蹕禍流儲宰湛之曄等投命奮戈即日斬伯符首及其黨與今遣護軍將

軍滅質奉爾璽綬迎彭城王正位辰極熙先以爲舉大事宜
須以義康之旨諭衆曄又詐作義康與湛之書令誅君側
之惡宣示同黨帝之燕武帳岡也曄等謀以其日作亂許
曜侍帝扣刀目曄曄不敢仰視俄而座散徐湛之恐事不
濟密以其謀白帝帝使湛之具採取本末得其檄書選署
姓名上之帝乃命有司收掩窮治其夜呼曄署客省先於
外收綜及熙先兄弟皆款服帝遣使詰問曄曄猶隱拒熙
先聞之笑曰凡處分符檄書疏皆范所造云何於今方作
如此抵蹋邪帝以曄墨迹示之乃具陳本末明日仗主送
付廷尉熙先望風吐款辭氣不撓上奇其才遣人慰勉之
曰以卿之才而滯於集書省理應有異志此乃我負卿也

又責前吏部尚書何尚之曰使孔熙先年將三十作散騎
郎那不作賊熙先於獄中上書謝恩且陳圖讖深戒上以
骨肉之禍曰願且勿遺棄存之中書若囚死之後或可追
錄庶九泉之下少塞釁昔曄在獄爲詩曰雖無嵇生琴厖
同夏侯色曄本意謂大獄即死而上窮治其獄遂經二旬
曄更有生望獄吏戲之曰外傳詹事或當長繫曄聞之驚
喜綜熙先笑之曰詹事曷昔攘袂瞋目躍馬顧盼自以爲
一世之雄今擾攘紛紜畏死乃爾設令賜以性命人臣圖
主何顏可以生存十二月乙未曄綜熙先及其子弟黨與
皆伏誅曄毋至市涕泣責曄以手擊曄頸曄色不作妹及
妓妾來別曄悲涕流漣綜曰舅色不及夏侯色曄收淚而

止謝約不預逆謀見兄綜與燕先遊嘗諫之曰此人賴事
好奇不近於道果銳無檢未可與狎綜不從而敗綜毋以
子弟自蹈逆亂獨不出視曄語綜曰姊今不來勝人多矣
收籍曄家樂器服玩皆皆珍麗妓妾不勝珠翠毋居止單
陋唯有一廡盛樵薪弟子冬無被叔父單布衣 裴子
野論曰夫有逸羣之末必思冲天之據蓋俗之量則憤常
均之下其能守之以道將之以禮殆爲鮮乎劉弘仁范蔚
宗皆忸志而貪權矜才以徇逆累葉風素一朝而隕嚮之
所謂智能翻爲亡身之具矣 徐湛之所陳多不盡爲
曄等辭所連引上赦不問臧質景之子也先爲徐兗二州
刺史與曄厚善曄敗以爲義興太守有司奏削彭城王義

康爵收付廷尉治罪丁酉詔免義康及其男女皆爲庶人
絕屬籍徙付安城郡以寧朔將軍沆邵爲安城相領兵防
守邵璞之兄也義康在安城讀書見淮南厲王長事廢書
歎曰自古有此我乃不知得罪爲宜也庚戌以前豫州刺
史趙伯符爲護軍將軍伯符孝穆自去后之弟子也
二十四年冬十月壬午胡藩之子誕世殺豫章太守桓隆
之據郡及欲奉前彭城王義康爲主前交州刺史檀和之
去官歸過豫章輟手斬之

二十八年 胡誕世之反也江夏王義恭等奏彭城王義
康數有怨言搖動民聽故不逞之族因以生心請徙廣州
上將徙義康先遣使語之義康曰人生會死吾豈愛生必

爲亂階雖遠何益請死於此恥復屢遷竟未及往魏師之瓜步人情凶懼上慮不逞之人復奉義康爲亂太子劭及武陵王駿尚書左僕射何尚之屢啓宜早爲之所上乃遣中書舍人嚴龍齋藥賜義康死義康不肯服曰佛教不許自殺願隨宜處分使者以被揜殺之

宋文圖恢復

宋文帝元嘉七年帝自踐位以來有恢復河南之志三月戊子詔簡甲卒五萬給右將軍到彥之統安北將軍王仲德兗州刺史竺靈秀舟師入河又使驍騎將軍段宏將精兵八千直詣虎牢豫州刺史劉德武將兵一萬繼進後將軍長沙王義欣將兵三萬監征討諸軍事先遣殿中將軍

田奇使於魏告魏主曰河南舊是宋土中爲彼所侵今當脩復舊境不關河北魏主大怒曰我生髮未燥已聞河南是我地此豈可得必若進兵今當權斂戍相避須冬寒地淨河水堅合自更取之甲午以前南州平太守尹冲爲司州刺史長沙王義欣出鎮彭城爲衆軍聲言以游擊將軍胡藩戍廣陵行府州 事魏南邊諸將表稱宋人大嚴將入寇請兵三萬先其未發逆擊之足以挫其銳氣使不敢深入因請悉誅河北流民在境上者以絕其鄉導魏主使公卿議之皆以爲當然崔浩曰不可南方下濕入夏之後水潦方降草木蒙密地氣鬱蒸易生疾癘不可行師且彼旣嚴備則城守必固留屯久攻則糧運不繼分軍四掠則

衆力單寡無以應敵以今擊之未見其利彼若果能北來
宜待其勞倦秋涼馬肥因敵取食徐往擊之此萬全之計
也朝廷羣臣及西北守將從陛下征伐西平赫連北破蠕
蠕多獲美女珍寶牛馬成羣南邊諸將聞而慕之亦欲南
鈔以取資財皆營私計爲國生事不可從也魏王乃止諸
將復表南寇已至所部兵少乞簡幽州以南勁兵助已戍
守及就漳水造船嚴備以拒之公卿皆以宜如所請并署
司馬楚之魯軌韓延之等爲將帥使招誘南人浩曰非長
策也楚之等皆彼所畏忌今聞國家悉發幽州以南精兵
大造舟艦隨以輕騎謂足以欲存立司馬氏誅除劉宗必
舉國震駭懼於滅亡當悉發精銳并心竭力以死爭之則

國家

我南邊諸將無以禦之今公卿欲以威力却敵乃所以速
之也張虛聲而召實害此之謂以故楚之之徒往則彼來
止則彼息其勢然也且楚之等皆纖利小才止能招合輕
薄無賴而不能成大功徒使國家兵連禍結而已昔魯軌
說姚興以取荊州至則敗散爲蛮人掠賣爲奴終於禍及
姚泓此已然之效也魏主未以爲然浩乃復陳天時以爲
南方舉兵必不利曰今茲害氣在楊州一也庚午自刑先
發者傷二也日食晝晦宿值斗牛三也熒惑伏於翼軫主
亂及喪四也太白未出進兵者敗五也夫興國之君先脩
人事次盡地利後觀天時故萬舉萬全今劉義隆所造之
國人事未洽災變屢見天時不協舟行水涸地利不盡三

者無一可而義賊行之必敗無疑魏主不能違衆言乃詔冀定相三州造船三千艘簡幽州以南戍兵集河上以備之

夏六月魏主使平南大將軍丹楊王大毗屯河上以司馬楚之爲安南大將軍荊州刺史封琅邪王屯潁川以備宋到彥之自淮入泗泗水濬日行纔十里自四月至秋七月始至須昌乃沂河西上魏主以河南四鎮兵少命諸軍悉收衆北渡戊子魏碭碭戍兵棄城去戊戌滑臺戍兵亦去庚子魏主以大鴻臚陽平公杜超爲都督冀定相三州諸軍事太宰進爵陽平王鎮鄴爲諸軍節度庚戌魏洛陽虎牢戍兵皆棄城去到彥之留宋脩之守滑臺尹冲守虎牢建武將軍杜驥守金墉諸軍進屯靈昌津列守

南岸至于潼關於是司竟旣平諸軍皆喜王仲德獨有憂色曰諸賢不諳北土情僞必墮其計胡虜雖仁義不足而凶狡有餘今歛戍北歸必并力完聚若河水旣合將復南來豈可不以爲憂乎

八月魏主遣冠軍將軍安頡督護諸軍擊到彥之丙寅彥之遣裨將吳興姚聳夫度河攻治坂與頡戰聳夫兵敗死者甚衆戊寅魏主遣征西大將軍長孫道生會丹楊王大毗屯河上禦彥之

冬十月到彥之主仲德沿河置守還保東平乙亥魏安頡自委粟津濟河攻金墉金墉城不治旣久又無糧食杜驥欲棄城走恐獲罪初高祖滅秦遷其鍾虛於江南有大鍾沒於洛水帝使姚聳夫將千五百人往取之驥給之曰金墉城已

修完糧食亦足所乏者人耳今虜騎南渡當相與并力禦
之大功既立牽鍾未晚從耳夫從之既至見城不可守乃引
去驥遂南道丙子安頡拔洛陽殺將士五千餘人杜驥歸
言於帝曰本欲以死固守姚弋仲及城遽走人情沮貶不
可復禁上大怒誅弋仲於壽陽弋仲勇健諸偏裨莫及也
魏河北諸軍會於七女津到彥之恐其南渡遣裨將王蟠
龍泝流奪其船杜超等擊斬之安頡與龍驤將軍陸俟進
攻虎牢辛巳拔之尹冲及滎陽太守清和崔模降魏

十一月壬辰加征南大將軍檀道濟都督征討諸軍事帥
衆伐魏甲午魏壽光侯叔孫建汝陰公長孫道生濟河而
南到彥之聞洛陽虎牢不守諸軍相繼奔敗欲引兵還殿

中將軍垣護之以書諫之以爲宜使竺靈秀助朱脩之守
滑臺自帥大軍進擬河北且曰昔人有連年攻戰失衆乏
糧猶張膽爭前莫肯輕退况今青州豐穰濟漕流通士馬
飽逸威力無損若空棄滑臺坐喪成業豈朝廷受任之旨
邪彥之不從護之苗之子也彥之欲焚舟步走王仲德曰
洛陽既陷虎牢不守自然之勢也今虜去我猶千里滑臺
尚有彊兵若遽捨舟南走士卒必散當引舟入濟至馬耳
谷口更詳所宜彥之先有目疾至是大動且將士疾疫乃
引兵自清入濟南至歷城焚舟棄甲步趨彭城竺靈秀棄
須昌南奔湖陸青兗大擾長沙王義欣在彭城將佐恐魏
兵大至勸義欣委鎮還都義欣不從魏兵攻濟南濟南太

子武進蕭承之帥數百人拒之魏衆太集承之使偃兵開城門衆曰賊衆我寡奈何輕敵之甚承之曰今懸守窮城事已危急若復示弱必爲所屠唯當見彊以待之耳魏人疑有伏兵遂引去 戊戌魏叔孫建攻竺靈秀於湖陸靈秀大敗死者五千餘人建還屯范城 辛丑魏安頡督諸軍攻滑臺 魏以叔孫建都督冀青等四州諸軍事十二月右將軍到彥之安北將軍王仲德皆下獄免官兗州刺史竺靈秀坐棄軍伏誅上見垣護之書而善之以爲北高平太守彥之之北伐也甲兵資實甚盛及敗還委棄盪盡府藏武庫爲之空虛

八年春正月丙申檀道濟挂白清水救滑臺魏叔孫建長

孫道生拒之丁酉道濟至壽張遇魏安平公乙旃眷道濟帥寧朔將軍王仲德驍騎將軍段宋奮擊大破之轉戰至高梁亭斬魏濟州刺史悉煩庫結 二月檀道濟等進至濟上二十餘日間前後輿王三十餘戰道濟多捷軍至歷城叔孫建等縱輕騎邀其前後焚燒穀草道濟軍乏食不能進由是安頡司馬楚之等得專力攻滑臺魏主復使楚兵將軍王慧龍助之朱脩之堅守數月糧盡士卒熏鼠食之辛酉魏克滑臺執脩之及東郡太守申謨虜獲萬餘人檀道濟等食盡自歷城引還軍士有二降魏者具告之魏人追之衆怙懼將潰道濟夜唱籌量沙以所餘少米覆其上及旦魏軍見之謂道濟資糧有餘以降者爲妄而斬之

時道濟兵少魏兵甚盛騎士四合道濟命軍士皆被甲已
白服乘輿引兵徐出魏人以爲有伏兵不敢逼稍稍引退
道濟全軍下返青州刺史蕭思話聞道濟南歸欲委鎮保
險濟南太守王承之固諫不從丁丑思話棄鎮奔平昌參
軍劉振之戍下邳聞之亦委城走魏軍竟不至而東陽積
聚已爲百姓所焚思話坐徵較尚方 庚戌魏安頡等
還平城魏王嘉朱脩之守節拜侍中妻以宗女初帝之遣
到彥之也戒之曰若北國兵動先其未至徑前入河若其
不動留彭城勿進及安頡得宋俘魏主始聞其言謂公卿
曰卿輩前謂我用崔浩計爲謬驚怖固諫常勝之家始皆
自謂踰人至於歸終乃不能及司馬楚之上疏以爲諸方

已平請大舉伐宋魏主以兵久勞不許徵楚之爲散騎常
侍以王慧龍爲滎陽太守慧龍在郡十年農戰並脩大者
聲績歸附者萬餘家帝縱反間於魏云慧龍自以功高位
下欲引宋人入寇因執司馬楚之以叛魏王聞之賜慧龍
璽書曰劉義隆畏將軍如虎欲相中害朕自知之風塵之
言想不足介意帝復遣刺客呂玄伯刺之曰得慧龍首封
二百戶男賞絹千匹玄伯詐爲降人求屏人有所論慧龍
疑之使人探其懷得尺刀玄伯叩頭請死慧龍曰各爲其
主耳釋之左右諫曰宋人爲謀未已不殺玄伯無以制將
來慧龍曰死生有命彼亦安能害我我以劉義爲扞蔽又
何憂乎遂捨之 夏閏六月魏主遣散騎侍郎周紹來

聘且求昏帝依違不之

九年夏五月帝遣使者趙道生聘于魏 六月魏主遣

散騎常侍鄧頤來聘

十年春二月壬午魏主如河西遣兼散騎常侍宋宣來聘

且為太子晃求婚帝依違答之 冬十二月魏寧朔將軍

盧玄來聘

十四年春二月帝遣散騎常侍劉熙伯如魏議納幣會帝

女亡而止

十八年秋八月辛亥魏遣散騎侍郎張偉來聘

二十一年魏王使員外散騎常侍高濟來聘

二十二年夏六月帝謀伐魏 冬十一月魏選六州驍

騎二萬使永昌王仁高涼王邠分將之為二道掠淮泗以

北徙青徐之民以實河北

二十三年春二月太原顏白鹿私入魏境為魏人所得將

殺之詐云青州刺史杜驥使其歸誠魏人送白鹿詣平城

魏主喜曰我外家也使崔浩作書與驥且命永昌王仁高

涼王邠將兵迎驥攻冀州刺史申恬於歷城杜驥遣其府

司馬夏侯祖歡等將兵救歷城魏人遂寇兗青冀三州至

清東而還殺掠甚眾北邊騷動帝以魏寇為憂咨訪羣臣

御史中丞何承天上表以為凡備匈奴之策不過二科武

夫盡征伐之謀儒生講和親之約今若欲追蹤衛霍自非

大田淮泗內實青徐使民有贏儲野有積穀然後發精卒

十萬一舉蕩夷則不足爲也若但欲遣軍追討報其侵暴則彼必輕騎犇走不肯會戰徒興巨費不損於彼報復之役將遂無已斯策之最末者也安邊固守於計爲長臣竊以曹孫之霸才均智敵江淮之間不居各數百里何者斥候之郊非耕牧之地故堅壁清野以候其來整甲繕兵以乘其弊保民全境不出此塗要而歸之其策有四一曰移遠就近今青兗舊民及冀州新附在界首者三萬餘家可悉徙置大峴之南以實內地二曰多築城邑以居新徙之家假其經用春夏佃牧秋冬入保寇至之時一城千家堪戰之士不下二千其餘羸弱猶能登陴鼓譟足抗羣虜三萬矣三曰纂耦車牛以載糧械計千家之資不下五百耦

牛爲車五百兩參合鉤連以衛其衆設使城不可固平行趨險賊所不能干有急徵發信宿可聚四曰計丁課仗凡戰士二千隨其便能各自有仗素所服習銘刻由已還保輸之於庫出行請以自新之幹利鐵民不得者官以漸充之數年之內軍用粗備矣近郡之師遠屯清濟功費既重嗟怨亦深以臣料之未若卽用彼衆之易也今因民所利導而帥之兵彊而敵不戒國富而民不勞比於優復隊伍坐食糧廩者不可同年而校矣

二十六年帝欲經略中原羣臣爭獻策以迎合取寵彭城太守王玄謨尤好進言帝謂侍臣曰觀玄謨所陳令人有封狼居須意御史中丞袁淑言於上曰陛下今當席卷趙

魏檢王岱宗臣逢千載之會願上封禪書上悅叔耽之會孫也秋七月辛未以廣陵王誕爲雍州刺史上以襄陽外接關河欲廣其資力乃罷江州軍府文武悉配雍州湘州入臺租稅悉給襄陽

二十七年春正月魏主將入寇二月甲午大獵於梁川帝聞之敕淮泗諸郡若魏寇小至則各堅守大至則拔民歸壽陽邊戍偵候不明辛亥魏王自將步騎十萬奄至南頓太守鄭琨潁川太守郭道隱並棄城走是時豫州刺史南平王鐔鎮壽陽遣左軍行參軍陳憲行汝南郡事守懸瓠城中戰士不滿千人魏主圍之三月以軍興減內外百官俸三分之一魏人晝夜攻懸瓠多作高樓臨城以射之矢

下如雨城中負戶以汲施大鉤於衝車之端以牽樓堞其南城陳憲內設女牆外立木柵以拒之魏人填塹肉薄登城憲督厲將士苦戰積尸與城等魏人乘尸上城短兵相接憲銳氣愈奮將士無不一當百殺傷萬計城中死者亦過半魏主遣末昌王仁將步騎萬餘驅所掠六郡生口北屯汝陽時徐州刺史武陵王駿鎮彭城帝遣間使命駿發騎齎三日糧襲之駿發百里內馬得千五百匹分爲五軍遣參軍劉泰之帥安北騎兵行參軍垣謙之田曹行參軍臧肇之集曹行參軍尹定武陵左常侍杜幼文殿中將軍程天祚等將之直趨汝陽魏人唯慮救兵自壽陽來不備彭城丁酉泰之等潛進擊之殺三千餘人燒其輜重魏

人犇散諸生口悉得東走魏人偵知秦之等兵無後繼復引兵擊之垣謙之先退士卒驚亂棄仗走秦之爲魏人所殺肇之溺死天祚爲魏所擒謙之定幼文及士卒免者九百餘人馬還者四百匹魏主攻懸瓠四十二日帝遣南平內史臧質詣壽陽與安蠻司馬劉康祖共將兵救懸瓠魏主遣殿中尚書任城公乞地真道拒之質等擊斬乞地真康祖道錫之從兄也夏四月魏主引兵還癸卯至平城王子安北將軍武陵王駿降號鎮軍將軍垣謙之伏誅尹定杜幼文付尚方以陳憲爲龍驤將軍汝南新蔡二郡太守魏主遣帝書曰前蓋吳及道扇動關隴彼復使人就而誘之丈夫遺以弓矢婦人遺以環釧是曹孫欲譎誑取賂豈

有遠相服從之理爲大丈夫何不自來取之而以貨誘我邊民募往者復除七年是賞姦也我今來至此土所得多少孰與彼前後得我民邪彼若欲存劉氏血食者當割江以北輸之楫守南度如此當釋江南使彼居之不然可善敕方鎮刺史守宰嚴供帳之具來秋當往取楊州大勢已至終不相縱彼往日北通蠕蠕西結赫連沮渠吐谷渾東連馮弘高麗凡此數國我皆滅之以此而觀彼豈能獨立蠕蠕吳提吐賀真皆已死我今北征先除有足之寇彼若不從命來秋當復往取之以彼無足故不先討耳我往之日彼作何計爲掘塹自守爲築垣以自障也我當顯然往取楊州不若彼騎行竊步也彼來偵謀我已擒之復縱還

其人目所盡見委曲善問之彼前使裴方明取仇池既得之疾其勇功已不能容有臣如此尚殺之烏得與我較邪彼非我敵也彼常欲與我一交戰我亦不疑復非符堅何時與彼交戰晝則遣騎圍繞夜則離彼百里外宿吳人正有所營伎彼募人以來不過行五十里天已明矣彼募人之首豈得不為我有哉彼公時舊臣雖老猶有智策知今已殺盡豈非天資我邪取彼亦不須我兵以此有善祝婆羅門當使鬼縛以來耳 六月上欲伐魏丹楊尹徐湛之吏部尚書江湛彭城太守王玄謨等竝勸之左軍將軍劉康祖以為歲月已晚請待明年上曰北方苦虜虐政義徒竝起頓兵一周沮向義之心不可太子步兵校尉沈慶

之諫曰我步彼騎其勢不敵檀道濟再行無功到彥之失利而返今料王玄謨等未踰兩將六軍之盛不過往時恐重辱王師上曰王師再任別自有由道濟養寇自資彥之中塗疾動虜所恃者唯馬今夏水浩汗河道流通泛舟北下礪礪必走滑臺小戍易可覆拔克此二城館穀弔民虎牢洛陽自然不固比及冬初城守相接虜馬過河即成擒也慶之又固陳不可上使徐湛之江湛難之慶之曰治國譬如治家耕當問奴織當訪婢陛下今欲伐國而與白面書生輩謀之事何由濟上大笑太子劾及護軍將軍蕭惠話亦諫上皆不從魏主聞上將北伐復與上書曰彼此和好日久而彼志無厭誘我邊民今春南巡聊省我民驅之

使還今聞彼欲自來設能至中山及桑乾川隨意而行來亦不迎去亦不送若厭其區宇者可來平城居我亦往揚州相與易地彼年已五十未嘗出戶雖自力而來如三歲嬰兒與我鮮卑生長馬上者果如何哉更無餘物可以相與今送獵馬十二匹并氈藥等物彼來道遠馬力不足可乘或不服水土藥可自療也秋七月庚午詔曰虜近雖摧挫獸心靡革比得河朔奏雜華戎表疏歸訴困棘跂望綏拯潛相糾結以候王師芮芮亦遣間使遠輸誠款誓為犄角經略之會實在茲日可遣寧朔將軍王玄謨帥太子步兵校尉沈慶之鎮軍諮議參軍申坦水軍入河受督於青冀三州刺史蕭斌太子左衛率賊質驍騎將軍王方回徑

造許洛徐兗二州刺史武陵王駿豫州刺史南平王鐸各勒所部東西齊舉梁南北秦三州刺史劉秀之震盪汧隴太尉江夏王義恭出次彭城為衆軍節度坦鍾之曾孫也是時軍旅大起王公妃主及朝士牧守下至富民各獻金帛雜物以助國用又以兵力不足悉發青冀徐豫二兗六州三五民丁倩使暫行符到十日裝束緣江五郡集廣陵緣淮三郡集盱眙又募中外有馬步衆藝武力之士應科者皆加厚賞有司又奏軍用不充楊南徐兗江四州富民家貲滿五十萬僧尼滿二十萬竝四分借一事息即還建武司馬中元吉引兵趣碣磔乙亥魏濟州刺史王買德棄城走蕭斌遣將軍崔猛攻樂安魏青州刺史張淮之亦棄

城走，斌與沈慶之留守碣磔，使王玄謨進圍滑臺。雍州刺史隨王誕遣中兵參軍柳元景振威將軍尹顯祖奮武將軍曾方平建武將軍薛安都略陽太守龐法起將兵出弘農後軍外兵參軍龐季明年七十餘，自以關中豪右，請入長安，招合夷夏，誕許之。乃自贊谷入盧氏，盧氏民趙難納之。季明遂誘說士民應之者甚衆。安都等因之，自熊耳山出，元景引兵繼進。豫州刺史南平王鐸遣中兵參軍胡盛之出汝南，梁坦出上蔡，向長社。魏荊州刺史魯爽鎮長社，棄城走，爽軌之子也。幢主王陽兒擊魏豫州刺史僕蘭，破之。僕蘭走虎牢，鐸又遣安蠻司馬劉康祖將兵助坦進逼虎牢。魏羣臣初聞有宋師，言於魏主，請遣兵救。緣河殺鼠

魏主曰：馬今未肥，天時尚熱，速出必無所若。若兵來不止，且還陰山避之。國人本著羊皮袴，何用綿帛？展至十月，吾無憂矣。九月辛卯，魏主引兵南救滑臺，命太子晃屯漢南，以備柔然。吳王余守平城，庚子，魏發州郡兵五萬分給諸軍。王玄謨士衆甚盛，器械精嚴，而玄謨貪復好殺，初圍滑臺，城中多茅屋，衆請以火箭燒之。玄謨曰：彼吾財也，何遽燒之？城中卽撤屋穴處，時河洛之民競出租穀，操兵來赴者日以千數。玄謨不卽其長帥，而以配私曠家付匹布，責大梨八百，由是衆心失望。攻城數月不下，聞魏救將至，衆請發車爲營。玄謨不從。冬十月癸亥，魏主至枋頭，使關內侯代人陸真夜與數人犯圍潛入滑臺，撫慰城中，且登城視

玄謨營兵折還報之丑魏王渡河衆號百萬鞞鼓之聲震動天地玄謨懼退走魏人追擊之死者萬餘人麾下散亡略盡委棄軍資器械山積先是玄謨遣鍾離太守垣護之以百舸爲前鋒據石濟在滑臺西南百二十里護之聞魏兵將至馳書勸玄謨急攻曰昔武皇攻廣固死沒者甚衆况今事迫於曩日豈得計士衆傷疲願以屠城爲急玄謨不從及玄謨敗退不暇報護之魏人以所得玄謨戰艦連以鐵鎖三里斷河以絕護之還路河水迅急護之中流而下每至鐵鎖以長柯斧斷之魏不能禁唯失一舸餘皆完備而返藟斌遣沈慶之將五千人救玄謨慶之曰玄謨士衆疲老寇虜已逼得數萬人乃可進小軍輕往無益也斌

固遣之會玄謨遁還斌將斬之慶之固諫曰佛狸威震天下控弦百萬豈玄謨所能當且殺戰將以自弱非良計也斌乃止斌欲固守碣磔慶之曰今青冀虛弱而坐守窮城若虜衆東過清東非國家有也碣磔孤絕復作朱脩之滑臺耳會詔使至不聽斌等退師斌復召諸將議之並謂宜留慶之曰閭外之事將軍得以專之詔從遠來不知事勢節下有一范增不能用空議何施斌及坐者竝笑曰沈公乃更學問慶之厲聲曰衆人雖知古今不如下官耳學也斌乃使王玄謨戍碣磔申坦垣護之據清口自帥諸軍還歷城閏月龐法起等諸軍入盧氏斬縣令李封以趙難爲盧氏令使帥其衆爲鄉導柳元景自白文崖從諸軍於盧

氏法起等進攻弘農辛未拔之擒魏弘農太守李初古拔
薛安都留屯弘農丙戌龐法起進向潼關魏主命諸將分
道竝進求昌王仁自洛陽趣壽陽尚書長孫真趣馬頭楚
王建趣鍾離高涼王邈自青州趣下邳魏主自東平趣鄒
山十一月辛卯魏主至鄒山魯郡太守崔邪利為魏所擒
魏主見秦始皇石刻使人排而仆之以太牢祠孔子楚王
建自清西進屯蕭城步尼公自清東進屯留城武陵王駿
遣參軍馮文恭將兵向蕭城江夏王義恭遣軍主稽玄敬
將兵向留城文恭為魏所敗步尼公遇玄敬引兵趣荷橋
欲渡清西沛縣民燒荷橋夜於林中擊鼓魏為宋兵大至
爭渡苞水溺死者殆半詔以柳元景為弘農太守元景佞

薛安都尹顯祖先引兵就龐法起等於陝元景於後督租
陝城險固諸軍攻之不拔魏洛州刺史張是連提帥眾二
萬度嶠救陝安都等與戰於城南魏人縱突騎諸軍不能
敵安都怒脫兜鍪解鎧唯著降納兩當衫馬亦去具裝曠
目橫矛單騎突陳所向無前魏人夾身不能中如是數四
殺傷不可勝數會日暮別將魯元保引兵自函谷關至魏
兵乃退元景遣軍副柳元怙將步騎二千救安都等夜至
魏人不之知明日安都等陳於城西南曾方平謂安都曰
今勅敵在前堅城在後是吾取死之日卿若不進我當斬
卿我若不進卿斬我也安都曰善卿言是也遂合戰元怙
引兵自南門鼓譟直出旌旗甚盛魏眾驚駭安都挺身奮

擊流血凝肘矛折易之更入諸軍齊奮自且至日昃魏衆大潰斬張是連提及將卒三千餘級其餘赴河墮死者甚衆生降二千餘人明日元景至讓降者曰汝輩本中國民今爲虜盡力力屈乃降何也皆曰虜驅民使戰後出者滅族以騎蹙步未戰先死此將軍所親見也諸將欲盡殺之元景曰今王旗北指當令仁聲先路盡釋而遣之皆稱萬歲而去甲午克陝城龐法起等進攻潼關魏戍主婁須棄城走法起等據之關中豪傑所在蠶起及四山羌胡皆來送款上以王玄謨敗退魏兵深入柳元景等不宜獨進皆召還元景使薛安都斷後引兵歸襄陽詔以元景爲襄陽太守魏亦召王仁攻懸瓠頃城拔之帝恐魏兵至壽陽召

劉康祖便還癸卯仁將八萬騎追及康祖於尉武康祖有衆八千人軍副胡盛之欲依山險間行取至康祖怒曰臨河求敵遂無所見幸其自送奈何避之乃結車營而進下令軍中曰顧望者斬首轉步者斬足魏人四面攻之將士皆殊死戰自旦至晡殺魏兵萬餘人流血沒踝康祖身被十創意氣彌厲魏分其衆爲三且休且戰會日暮風急魏以騎負草燒車營康祖隨補其闕有流矢貫康祖頸墜馬死餘衆不能戰遂潰魏人掩殺殆盡南平王鐸使左軍行參軍王羅漢以三百人戍尉武魏兵至衆欲南依卑林以自固羅漢以受命居此不去魏人攻而擒之鎖其頸使三郎將掌之羅漢夜斷三郎將首抱鎖亡犇盱眙魏求昌王

仁曰通壽陽焚掠馬頭鍾離南平王鐸嬰城固守魏軍在
 蕭城去彭城十餘里彭城兵雖多而食少太尉江夏王義
 恭欲棄彭城南歸安北中兵參軍沈慶之以為歷城兵少
 食多欲為函箱車陳以精兵為外翼奉二王及妃女直趨
 歷城分兵配護軍蕭思話使留守彭城太尉長史何最欲
 席卷奔鬱洲自海道還京師義恭去意已判唯二議彌日
 未決安北長史沛郡太守張暢曰若歷城鬱洲有可至之
 理下官敢不高贊今城中乏食百姓咸有走志但以關扃
 嚴固欲去莫從耳一旦動足則各自逃散欲至所在何由
 可得今軍食雖寡朝夕猶未窘穀置有捨萬安之術而就
 危亡之道若此計必行下官請以頸血汗公馬蹄武陵王

駿謂義恭曰阿父既為總統去留非所敢干道民恭為城
 主而多鎮奔逃實無顏復奉朝廷必與此城共其存沒張
 長史言不可異也義恭乃止壬子魏主至彭城立檀屋於
 戲馬臺以望城中馬文恭之敗也隊主蒯應沒於魏魏主
 遣應至小市門求酒及甘蔗武陵王駿與之仍就求橐駝
 明日魏主使尚書李孝伯至南門餉義恭貂裘餉駿橐駝
 及騾且曰魏主致意安北可暫出見我我亦不攻此城何
 為勞苦將士備守如此駿使張暢開門出見之曰安北致
 意魏主常遲面寫但以人臣無境外之交恨不暫悉備守
 乃邊鎮之常悅以使之則勞而無怨耳魏主求柑橘及借
 搏具皆與之復餉檀及九種鹽胡鼓又借樂器義恭應之

曰受任戎行不齎樂具孝伯問暢何爲忽忽閉門絕橋暢曰二王以魏主營壘未立將士疲勞此精甲十萬恐輕相陵踐故閉城耳待休息士馬然後共治戰場刻日交戲孝伯曰賓有禮主則擇之暢曰昨見衆賓至門未爲有禮魏主使人來言曰致意太尉安北何不遣人來至我所彼此之情雖不可盡要須見我小大知我老少觀我爲人若諸佐不可遣亦可使僮幹來暢以佐王命對曰魏主形狀才力久爲來往所具李尚書親自銜命不患彼此不盡故不復遣使孝伯又曰王玄謨亦常才耳南國何意作如此任便以致奔敗自入此境七百餘里主人竟不能一相拒逆椰山之險君家所憑前鋒始接崔邪利遽藏入穴諸將倒

曳出之魏主賜其餘生今從在此暢曰王玄謨南土偏將不謂爲才但以之爲前驅大軍未至河水向合玄謨因夜還軍致戎馬小亂耳崔邪利陷沒何損於國魏主自以數十萬衆制一崔邪利乃足言邪知又境七百里無相拒者此自太尉神筭鎮軍聖略用兵有機不用相語孝伯曰魏主當不圍此城自帥衆軍直造瓜步南事若辦彭城不待圍若其不捷彭城亦非所須也我今當南飲江湖以療渴耳暢曰去留之事自適彼懷若虜馬遂得飲江便爲無復天道先是童謠云虜馬飲江水佛狸死卯年故暢云然暢音容雅麗孝伯與左右皆歎息孝伯亦辯贍且去謂暢曰長史深自愛相去步武恨不執手暢曰君爲自愛異蕩定

有期。和見無遠。君若得還宋朝。今爲相識之始。上起楊文德爲輔國將軍。引兵自漢中西入。搖動汧隴。魏主攻彭城不克。十二月丙辰朔。引兵南下。使中書郎魯秀出廣陵。高涼王邠出山陽。永昌王仁出橫江。所過無不殘滅。城邑皆望風奔潰。戊午。建康纂嚴。巳未。魏兵至淮上。上使輔國將軍臧質將萬人救彭城。至盱眙。魏主已過淮。質使冗從僕射胡崇之積弩將軍臧澄之營東山。建威將軍毛熙祚據前浦。質營於城南。乙丑。魏燕王譚攻崇之等。三營皆敗。沒質案兵不敢救。是夕。質軍亦潰。質棄輜重器械。單將七百人赴城。初。盱眙太守沈璞到官。王玄謨猶在滑臺。江淮無警。璞以郡當衝要。乃繕城浚隄。積財穀。儲矢石爲城守之備。僚屬皆非之。朝廷亦以爲過。及魏兵南。向守宰多棄城走。或勸璞宜還建康。璞曰。虜若以城小不顧。夫復何懼。若因薄來攻。此乃吾報國之秋。諸君封侯之日也。奈何去之。諸君嘗見數十萬人聚於小城之下而不敗者乎。昆陽合肥前事之明驗也。衆心稍定。璞收集得二千精兵。曰。足矣。及臧質向城。衆謂璞曰。虜若不攻城。則無所事。衆若其攻城。則城中止可容見力耳。地狹人多。鮮不爲患。且敵衆我寡。人所共知。若以質衆能退敵。完城者。則全功不在我。若避罪歸都會。資舟楫。必更相蹂踐。正足爲患。不若閉門勿受璞歎曰。虜必不能登城。敢爲諸軍保之。舟楫之計。固已久息。虜之殘害。古今未有。屠剝之苦。衆所共見。其中幸

者不過得驅還北國作奴婢耳彼雖烏合寧不憚此邪所謂同舟而濟胡越一心者也今兵多則虜退速少則退緩吾寧可欲專功而留虜乎乃開門納質質見城中豐實大喜眾皆稱萬歲因與璞共守魏人之南寇也不齎糧用唯以抄掠為資及過淮民多竄匿抄掠無所得人馬飢乏聞盱眙有積粟欲以為北歸之資既破崇之策一攻城不拔即留其將韓元興以數千人守盱眙自帥大眾南向由是後聲言欲渡江建康震懼民皆荷檐而立壬午內外戒嚴丹陽統內盡戶發丁王公以下子弟皆從役命領軍將軍劉遵考等將兵分守津要遊邏上接于湖下至蔡洲陳艦

列營周亘江濱自采石至于暨陽六七百里太子劭出鎮石頭總統水軍丹陽尹徐湛之守石頭倉城吏部尚書江湛兼領軍軍事處置悉以委焉上登石頭城有憂色謂江湛曰北伐之計同議者少今日士民勞怨不得無慙貽大夫之憂予之過也又曰檀道濟若在豈使胡馬至此上又登幕府山觀望形勢購魏主及王公首許以封爵金帛又募人齎野葛酒置空村中欲以毒魏人竟不能傷魏主鑿瓜步山為蟠道於其上設壇屋魏主不飲河南水以橐駝負河北水自隨餉上橐駝名馬以求和請婚上遣奉朝請田竒餉以珍羞異味魏主得黃甘即噉之并大進鄴酒左右有附耳語者疑食中有毒魏主不應舉手指天以其孫

示竒曰吾遠來至此非欲爲功名實欲繼好息民未結姻
援宋若能以女妻此孫我以女妻武陵王自今匹馬不復
南顧竒還上召太子劭及羣臣議之衆並謂宜許江湛曰
戎狄無親許之無益劭怒謂湛曰今三王在阨詎宜苟執
異議聲色甚厲坐散俱出劭使班劍及左右排湛湛幾至
僵仆劭又言於上曰北伐敗辱數州淪破獨有斬江湛徐
湛之可以謝天下上曰北伐自是我意江徐但不異耳由
是太子與江徐不平魏亦竟不成婚

二十八年春正月丙戌朔魏主大會羣臣於瓜步山上班
爵行賞有差魏人緣江舉火太子右衛率尹弘言於上曰
六夷如此必走丁亥魏掠居民焚廬舍而去江夏王

江夏王

義恭以碻礮不可守召王玄謨還歷城魏人追擊敗之遂
取碻礮初上聞魏將入寇命廣陵太守劉懷之逆燒城府
船乘盡帥其民渡江山陽太守蕭僧珍悉斂其民入城臺
送糧收詣盱眙及滑臺者以路不通皆留山陽蓄陂水令
滿須魏人至決以灌之魏人過山陽不敢留因攻盱眙魏
主就臧質求酒質封洩便與之魏主怒築長圍一夕而合
運東山土石以填塹作浮橋於君山絕水陸道魏主遺質
書曰吾今所遣關兵盡非我國人城東北是丁零與胡南
是氐羌設使丁零死正可滅常山趙郡賊胡死滅并州賊
氐羌死滅關中賊卿若殺之無所不利質復書曰省示具
悉姦懷爾自恃四足屢犯邊境王玄謨退於東申坦散於

西爾知其所以然邪爾獨不聞童謠之言乎蓋邠年未至
故以二軍開飲江之路耳其期使然非復人事寡人受命
相滅期之白登師行未遠爾自送死豈容復令爾生全饗
有桑乾哉爾有幸得爲亂兵所殺不幸則生相鎖縛載以
一驢直送都市耳我本不圖全若天地無靈方屈於爾壘
之粉之屠之裂之猶未足以謝本朝爾智識及衆力豈能
勝符堅邪今春雨已降兵方四集爾但安意攻城勿遽走
糧食乏者可見語當出廩相貽得所送劔刃欲令我揮之
爾身邪魏主大怒作鐵牀於其上施鐵鏡曰破城得質當
坐之此上質又與魏衆書曰爾語虜中諸士庶佛狸見與
書相待如此爾等正朔之民何爲自取糜滅豈可不知轉

禍爲福邪并寫臺格以與之云斬佛狸首封萬戶侯賜布
絹各萬匹魏人以鉤車鉤城樓城內繫以繩絙數百人唱
呼引之車不能退旣夜繩桶懸卒出截其鉤獲之明日又
以衝車攻城城土堅密每至繩落不過數升魏人乃肉薄
登城分番相代墜而復升莫有退者殺傷萬計尸與城平
凡攻之三旬不拔會魏軍中多疾疫或告以建康遣水軍
自海入淮又救彭城斷其歸路二月丙辰朔魏主燒攻具
退走盱眙人欲追之沈璞曰今兵不多雖可固守不可出
戰但整舟楫示若欲北渡者以速其走計不須實行也臧
質以璞城主使之上露板璞固辭歸功於質上聞益嘉之
魏師過彭城江夏王義恭震懼不敢擊或坐虜驅南口萬

餘夕應宿安王陂去城數十里今追之可悉得諸將皆請
行義恭禁不許明日驛使至上敕義恭悉力急追魏師已
遠義恭乃遣鎮軍司馬檀和之向蕭城魏人先已聞之盡
殺所驅者而去程天祚逃歸魏人凡破南兗徐兗豫青冀
六州殺掠不可勝計丁壯者即加斬截嬰兒貫於槩上槃
舞以為戲所過郡縣赤地無餘春鷲歸巢於林木魏之士
無死傷亦過半國人皆尤之上每命將出師常授以成律
交戰日時亦待中詔是以將帥趙趙莫敢自決又江南白
下輕進易退此其所以敗也自是邑里蕭條元嘉之政衰矣
癸酉詔賑恤郡縣民遭寇者蠲其稅調甲戌降太尉義恭
為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戊寅魏主濟河辛巳降鎮軍

將軍武陵王駿為北中郎將壬午上如瓜步是日解嚴

三月乙酉帝還宮己亥魏主還平城飲至告廟以降民五

萬餘家分置近畿初魏主過彭城遣人語城中曰食盡且

去須麥熟更來及期江夏王義恭議欲芟麥剪苗移民保

聚鎮軍錄事參軍王孝孫曰虜不能復來既自可保如其

更至此議亦不可立百姓閉其內城饑饉日久方春之月

野採自資一入保聚餓死立至民知必死何可制邪虜若

必來芟麥無晚四坐默然莫之敢對長史張暢曰孝孫之

議實有可尋鎮軍府典義董元嗣侍武陵王駿之側進曰

王錄事議不可奪別駕王子夏曰此論誠然暢欵板白駿

曰下官欲命孝孫彈子夏駿曰王別駕有何事邪暢曰芟

麥移民可謂大議一方安危事係於此子夏親爲州端曾無同異及聞元嗣之言則懼矣酬荅阿意左右何以事君子夏元嗣皆大慙義恭之議遂寢初魯宗之犇魏其子軌爲魏荊州刺史襄陽公鎮長社常思南歸以昔殺劉康祖及徐湛之之父故不敢來軌卒子爽襲父官爵爽少有武幹與弟秀皆有寵於魏主秀爲中書郎既而兄弟各有罪魏主詰責之爽秀懼誅從魏主自瓜步還至湖陸請曰奴與南有仇每兵來常恐禍及墳墓乞共迎喪還葬平城魏主許之爽至長社殺魏戍兵數百人帥部曲及願從者千餘家犇汝南夏四月爽遣秀詣壽陽奉書於南平王鐸以請降上聞之大喜以爽爲司州刺史鎮義陽秀爲潁川太守餘弟姪並授官爵賞賜甚厚魏人毀其墳墓徐湛之以爲廟筭遠圖特所獎納不敢苟申私怨乞屏居田里不許

二十九年春二月甲寅魏侍中宗愛弒世祖三月上聞魏世祖殂更謀北伐魯爽等復勸之上訪於羣臣太子中庶子何偃以爲淮泗數州瘡痍未復不宜輕動上不從偃尚之之子也夏五月丙申詔曰虐虜窮凶著於自昔未勞資斧已伏天誅拯溺蕩穢令其益也也可符驃騎司空二府各部分所統東西應接歸義建禎者隨勞酬獎於是遣撫軍將軍蕭思話督冀州刺史張柬等向碣磔魯爽魯秀程天祚將荊州甲士四萬出許洛雍州刺史臧質帥所領趣潼

關求茂度之子也沈慶之固諫北伐上以其異議不使行
青州刺史劉興祖上言以為河南阻飢野無所掠脫諸城
固守非旬月可拔稽留大衆轉輸方勞應機乘勢事存急
速今偽帥始死兼逼暑時國內猜擾不暇遠赴愚謂宜長
驅中山據其關要冀州以其人尚豐兼來色向熟因資
為易向義之徒必應響應若十州震動黃河以南自當消
潰臣請發青冀七千兵遣將領之直入其心腹若前驅克
勝張永及河南衆軍宜一時濟河使聲實兼舉竝建司牧
撫柔初附西拒太行北塞軍都因事指麾隨宜加授畏威
欣寵人百其懷若能成功清一可待若不克捷不為大傷
竝催促裝束伏聽敕旨上意止存河南亦不從上又使員

外散騎侍郎琅邪徐爰隨軍向碣磔街中自授諸將方略
臨時宣示 秋七月張永等至碣磔引兵圍之 諸軍

攻碣磔治三攻道張永等當雷公道濟南太守申坦等當西
道揚武司馬崔訓當南道攻之累旬不拔八月辛亥夜魏
人自地道潛出燒崔訓營及攻具癸丑夜又燒東圍及攻
具尋復毀崔訓攻道張永夜搆圍退軍不告諸將士卒驚
擾魏人乘之死傷塗地蕭思話首往增兵力攻旬餘不拔
是時青徐不給軍食乏丁卯思話命諸軍皆退屯歷城斬
崔訓繫張永申坦於獄魯爽至長社魏戍主禿髮曠棄城
走臧質頓兵近郊不以時發獨遣冠軍司馬柳元景帥後
軍行參軍薛安都等向潼關元景等進據洪關梁州刺史

劉秀之遣司馬馬援與左軍中兵參軍蕭道成將兵向長安道成承之之子也魏冠軍將軍封禮自沮津南渡赴弘農九月司空高平公兒烏干屯潼關平南將軍黎公遊屯河內庚寅魯爽與魏豫州刺史拓跋侯蘭戰于大索破之進攻虎牢聞碯碯敗退與柳元景皆引兵還蕭道成馬汪等聞魏救兵將至還趣仇池己丑詔解蕭思話徐州更領冀州刺史鎮歷城上以諸將之出無功不可專責張永等賜思話詔曰虜旣乘利方向益冬若脫敢送死兄弟父子自共當之耳言及憤憤可以示張永申坦又與江夏王義恭書曰早知諸將輩如此恨不以白刃驅之今者悔何所及義恭尋奏免思話官從之

宗愛逆節

宋文帝元嘉九年春正月丙午魏主立子晃爲皇太子大赦改元

二十八年夏六月魏太子晃監國頗信任左右又營園田收其利高允諫曰天地無私故能覆載王者無私故能容養今殿下國之儲或萬方所則而營立私田畜養雞犬乃至酤販市廛與民爭利謗聲流布不可追掩夫天下者殿下之天下富有四海何求而無乃與販夫賤婦競此尺寸之利乎昔號之將亡神賜之士出漢靈帝私立府藏皆有顛覆之禍前鑒若此甚可畏也武王愛周邵濟畢所以王天下殷紂愛飛廉惡來所以喪其國今東宮雋義不少頃

來侍御左右者恐非在朝之選願殿下斥去佞邪親近忠良所在田園分給貧下販賣之物以時收散如此則休聲日至謗議可除矣不聽太子爲政精察而中常侍宗愛性險暴多不法太子惡之給事中仇尼道盛侍郎任平城有寵於太子頗用事皆與愛不協愛恐爲道盛等所糾遂構告其罪魏主怒斬道盛等於都街東宮官屬多坐死帝怒甚戊辰太子以憂卒壬申葬金陵諡曰景穆帝徐知太子無罪甚悔之冬十二月丁丑魏主封景穆太子之子濬爲高陽王旣而以王孫世嫡不當爲藩王乃止

二十九年春正月魏世祖追悼景穆太子不已中常侍宗愛懼誅二月甲申弒帝尚書左僕射蘭延侍中和疋薛提等秘不發喪延疋以皇孫濬沖幼欲立長君徵秦王翰置之祕室提以濬嫡皇孫不可廢議久不決宗愛知之自以得罪於景穆太子而素惡秦王翰善南安王余乃密迎余自中宮便門入禁中矯稱赫連皇后令召延等延等以愛素賤不以爲疑皆隨入愛先使宦者三十人持兵伏於禁中延等入以次收縛斬之殺秦王翰於永巷而立余大赦改元承平尊皇后爲皇太后以愛爲大司馬大將軍太師都督中外諸軍事領中秘書封馮翊王魏南安隱王余自以遠次而立厚賜羣下欲以收衆心旬月之間府藏虛竭又好酣飲及聲樂畋獵不恤政事宗愛爲宰相錄三省總宿衛坐召公卿專恣日甚余患之謀奪其權愛憤怒冬

十月丙午朔余夜祭東廟愛使小黃門賈周等就弑余而秘之唯羽林郎中代人劉尼知之尼勸愛立皇孫濬愛驚曰君大癡人皇孫若立豈忘正平時事乎尼曰若爾今當立誰愛曰待還宮當擇諸王賢者立之尼恐愛為變密以狀告殿中尚書源賀賀時與尼俱典兵宿衛乃與南部尚書陸麗謀曰宗愛既立南安還復殺之今又不立皇孫將不利於社稷遂與麗定謀共立皇孫麗俟之子也戊申賀與尚書長孫渴侯嚴兵守衛宮禁使尼麗迎皇孫於苑中麗抱皇孫於馬上入平城賀渴侯開門納之尼馳還東廟大呼曰宗愛弑南安王大逆不道皇孫已登大位有詔宿衛之士皆還宮眾咸呼萬歲遂執宗愛賈周等勒兵而入

奉皇孫即皇帝位登永安殿大赦改元興安殺愛周皆具五刑夷三族

太子劭弑逆

宋文帝元嘉三年初袁皇后生皇子劭后自詳視使馳白帝曰此兒形貌異常必破國亡家不可舉即欲殺之帝狼狽至后殿戶外手撥幔禁之乃止以尚在諒闇故秘之閏正月丙戌始言劭生

六年春三月丁巳立皇子劭為太子

十五年夏四月納故黃門侍郎殷滯女為太子劭妃

十六年乙亥太子劭加元服大赦劭妻曹眉好讀書便月

馬喜延賓客意之所欲上必從之東宮置兵與羽林等

二十九年、初潘淑妃生始興王濬元皇后性妬以淑妃有寵於上、恚恨而殞淑妃、專總內政、由是太子劭深惡淑妃及濬、濬懼為將來之禍、乃曲意事劭、劭更與之善、吳興巫嚴道育自言能辟穀服食、役使鬼物、因東陽公主婢王鸚鵡出入主家、道育謂主曰、神將有符賜主、主夜臥見流光若螢、飛入書前、開視得一清珠、出見主與劭、濬皆信惑之、劭濬並多過失、數為上所詰責、使道育祈請、欲令過不上、聞道育曰、我已為上天陳請、必不泄露、劭等敬事之、號曰天師、其後遂與道育鸚鵡及東陽王奴陳天與、黃門陳慶國共為巫蠱、琢玉為上形像、埋於含章殿前、劭補天與為隊主、東陽王卒、鸚鵡應出嫁、劭濬慮語泄、濬府佐吳興

沈懷遠素為濬所厚、以鸚鵡嫁之、為妾、上聞天與領隊以讓劭、曰、汝所用隊主副、並是奴邪、劭懼、以書告濬、濬視書曰、彼人若所為不已、正可促其餘命、或是大慶之漸耳、劭濬相與往來書疏、常謂上為彼人或曰其人、謂江夏王義恭為佞人、鸚鵡先與天與私通、既適懷遠、恐事泄、白劭使密殺之、陳慶國懼曰、巫蠱事唯我與天與宣傳往來、今天與死、我其危哉、乃具以其事白上、上大驚、節遣收鸚鵡封籍其家、得劭濬書數百紙、皆呪詛巫蠱之言、又得所埋王人命有司窮治其事、道育亡命、捕之不獲、先是濬自揚州刺史出鎮京口、及廬陵王紹以疾解揚州、意謂已必復得之、既而上用南譙王義宣、濬殊不樂、乃求鎮江陵、上許之

潛入朝遣還京口爲行留處分至京口數日而巫蠱事發上惋歎彌日謂潘淑妃曰太子圖富貴更是一理虎頭復如此非復思慮所及汝母子豈可一日無我邪遣中使切責劾潛劾潛惶懼無辭唯陳謝而已上雖怒甚猶未忍罪也

二十年春正月壬午以征北將軍始興王濬爲荊州刺史帝怒未解故濬久留京口旣除荊州乃聽入朝嚴道育之亡命也上分遣使者按捕甚急道育變服爲尼匿於東宮又隨始興王濬至京口或出止民張昨家濬入朝後載還東宮欲與俱往江陵丁巳上臨軒濬入受拜是日有告道育在張昨家者上遣掩捕得其二婢云道育隨征北還

都上謂潛與太子劭已斥遣道育而聞其猶與往來惆悵惋駭乃命京口送二婢須至檢覆乃治劭濬之罪潘淑妃抱濬泣曰汝前祝詛事發猶冀能刻意思愆何意更藏嚴道育上怒甚我叩頭乞恩不能解今何用生爲可送藥來當先自取盡不忍見汝禍敗也濬奮衣起曰天下事尋自當判願小寬慮必不上累文帝欲廢太子劭賜始興王濬死先與侍中王僧綽謀之使僧綽尋漢魏以來廢太子諸王典故送尚書僕射徐湛之及吏部尚書江湛武陵王駿素無寵故屢出外藩不得留建康南平王鐸建平王安皆爲帝所愛鐸妃江湛之妹隨王誕妃徐湛之之女也湛勸帝立鐸湛之意欲立誕僧綽曰建立之事仰由聖懷臣謂

唯宜速斷不可稽遲當斷不斷反受其亂願以義割恩略
 小不忍不爾便應堪懷如初無煩疑論事機雖密易致宣
 廣不可使難生慮表取笑千載帝曰卿可謂能斷大事然
 此事至重不可不懇懇三思且彭城始亡人將謂我無復
 慈愛之道僧綽曰臣恐千載之後言陛下唯能裁弟不能
 裁兒帝默然江湛同侍坐出閣謂僧綽曰卿向言將不太
 傷切直僧綽曰弟亦恨君不直樂自壽陽入朝既至失旨
 帝欲立宏嫌其非次是以議又不決每夜與湛之屏人語
 或連日累夕常使湛之自秉燭繞壁檢行慮有竊聽者帝
 以其謀告潘淑妃淑妃以告潘淑持報劾乃密與腹心
 隊主陳叔兒齋師張超之等謀為逆初帝以宗室彊盛慮

闕

有凶難特加東宮兵使與羽林相若至有實甲萬人劾性
 黯而剛猛帝深倚之及將作亂每夜饗將士或親自行酒
 王僧綽密以啓聞會嚴道有婢將至癸亥夜劾詐為帝詔
 云魯秀謀反汝可平明守闕師衆入因使張超之等集素
 所畜養兵士二千餘人皆被甲召內外幢隊主副豫加部
 勒云有所討夜呼前中殿子右軍長史蕭斌左衛率袁淑
 中舍人殷仲素左積弩將軍王正見並入宮劾流涕謂曰
 主上信讒將見罪廢內省無過不能受枉明且當行大事
 望相與勦力因起偏拜之衆驚愕莫能對久之淑斌皆曰
 自古無此願加善思劾怒變色斌懼與衆俱曰當竭身奉
 命淑叱之曰卿便謂殿下真有是邪殿下幼嘗患風或是

疾動耳劭愈怒因眇淑曰事當克不淑曰居不疑之地何患不克但既克之後不爲天地所容大禍亦旋至耳假有此謀猶將可息左右引淑出曰此何事而云可罷乎淑還省繞牀行至四更乃寢甲子宮門未開劭以朱衣加戎服上乘畫輪車與蕭斌同載衛從如常入朝之儀呼袁淑甚急淑眠不起劭停車奉化門催之相續淑徐起至車後劭使登車又辭不上劭命左右殺之守門開從萬春門入舊制東宮隊不得入城劭以偽詔示門衛曰受敕有所收討令後隊速來張超之等數十人馳入雲龍門及齋閣拔刃徑上合殿帝其夜與徐湛之屏人語至旦燭猶未滅門階戶席直衛兵尚寢未起帝見超之入舉几捍之五指皆落

遂弒之湛之驚起趣北戶未及開兵人殺之劭進至合殿中閣聞帝已殂出坐東堂蕭斌執刀侍直呼中書舍人顧暖暖震懼不時出既至問曰欲共見廢尙不早啓暖未及荅卽於前斬之江湛直上省聞喧譟聲歎曰不用王僧綽言以至於此乃唐傍小屋中劭遣兵就殺之宿衛舊將羅訓徐罕皆望風屈附左細仗主廣威將軍吳興下天與不暇被甲執刀持弓疾呼左右出戰徐罕曰殿下入汝欲何爲天與罵曰殿下常來云何於今乃作此語只汝是賊手射劭於東堂幾中之劭當擊之斷臂而死隊將張泓之朱道欽陳滿與天與俱戰死左衛將軍尹弘惶怖通啓求受處分劭使人從東閣入殺潘淑妃及太祖親信左右數十

人急召始興王濬使帥衆屯中堂濬時在西州府舍人朱法瑜告濬曰臺內喧噪宮門皆閉道上傳太子反未測禍變所至濬陽驚曰今當奈何法瑜勸入據石頭濬未得劭信不知事之濟不騷擾不知所爲將軍王慶曰今宮內有變未知主上安危凡在臣子當投袂赴難憑城自守非臣節也濬不聽乃從南門出徑向石頭文武從者千餘人時南平王鐸戍石頭兵士亦千餘人俄而劭遣張超之馳馬召濬濬屏人問狀卽戎服乘馬而去朱法瑜固止濬濬不從出中門王慶又諫曰太子反逆天下怨憤明公但當堅閉城門坐食積粟不過三日凶黨自離公情事如此今宜去濬曰皇太子令敢有復言者斬旣入見劭劭謂濬

曰潘淑妃遂爲亂兵所害濬曰此是下情由木所植劭詐以太祖詔召大將軍義恭尚書令何尚之入拘於內并召百官至者纔數十人劭遽卽位下詔曰徐湛之江湛弒逆無狀吾勒兵入殿已無所及號惋崩歔肝心破裂今罪人斯得元凶克殄可大赦改元太初卽位畢亟稱疾還永福省不敢臨喪以白刃自守夜則列燈以防左右以蕭斌爲尚書僕射領軍將軍以何尚之爲司空前右衛率檀和之戍石頭征虜將軍營道侯義恭鎮京口義恭義慶之弟也乙丑悉收先給諸處兵還武庫殺江徐親黨尚書左丞荀赤松右丞臧凝之等疑之肅之孫也以殷仲素爲黃門侍郎王正見爲左軍將軍張超之陳叔兒等皆拜官賞賜有

差輔國將軍魯秀在建康劾謂秀曰徐湛之常欲相危我已爲卿除之矣使秀與屯騎校尉龐秀之對掌庫隊劾不知王僧綽之謀以僧綽爲吏部尚書司徒左長史何偃爲侍中武陵王駿屯五州沈慶之自巴水來咨受軍略三月乙亥典籤董元嗣自建康至五州具言太子弒逆駿使元嗣以告僚佐沈慶之密謂腹心曰蕭斌婦人其餘將帥皆易與耳東宮同惡不過三十人此外屈逼必不爲用今輔順討逆不憂不濟也太子劾分浙東五郡爲會州省楊州立司隸校尉以其妃父殷冲爲司隸校尉冲融之曾孫也以大將軍義恭爲大保荆州刺史南醮王義宣爲大尉始興王濬爲驃騎將軍雍州刺史臧質爲丹陽尹會稽太

守隨王誕爲會州刺史劾料檢文帝巾箱及江湛家書疏得王僧綽所啓饗士弁前代故事甲申收僧綽殺之僧綽弟僧虔爲司徒左西屬所親咸勸之逃僧虔泣曰吾兄奉國以忠貞撫我以慈愛今日之事苦不見及耳若得同歸九泉猶羽化也劾因誣北第諸王侯云與僧綽謀反殺長沙悼王瑾瑾弟楷臨川哀王暉桂陽孝侯觀新渝懷侯玠皆劾素所惡也瑾義欣之子燿義慶之子觀玠義慶之弟子也劾密與沈慶之手書令弒武陵王駿慶之求見王王懼辭以疾慶之突入以劾書示王王泣求入內與母訣慶之曰下官受先帝厚恩今日之事唯力是視殿下何見疑之深王起再拜曰家國安危皆在將軍慶之卽命內外勒

兵府主簿顏峻曰今四方未知義師之舉劭據有天府若首尾不相應此危道也宜待諸鎮協謀然後舉事慶之厲聲曰今舉大事而黃頭小兒皆得參預何得不敗宜斬以徇衆王令峻拜謝慶之慶之曰君但當知筆札事耳於是專委慶之處分旬日之間內外整辦人以爲神兵峻延之之子也庚寅武陵王戒嚴誓衆以沈慶之領府司馬襄陽太守柳元景隨郡太守宗愨爲諮議參軍領中兵將軍內史朱脩之行平東將軍記室參軍顏峻爲諮議參軍領錄事兼總內外以諮議參軍劉延孫爲長史尋陽太守行留府事延孫道產之子也南譙王義宣及臧質誓不受劭命與司州刺史魯爽同舉兵以應駿質爽得誦江陵見義宣

且遣使勸進於王辛卯臧質子敦等在達康者聞質舉兵皆逃亡劭欲相慰悅下詔曰臧質國戚勳臣方替漢京輦而子弟疲近良可怪歎可遣宣等各還咸復本位劭尋錄得敦使大將軍義恭行訓杖三十厚給賜之 乙未武陵王發西陽丁酉至尋陽庚子王合顏峻移檄四方使共討劭州郡承檄翕然響應南譙王義宣遣臧質引兵請尋陽與駿同下留魯爽於江陵劭以魯爽一州刺史蕭思話爲徐兗二州刺史起張永爲青州刺史思話自歷城引部曲還平城起兵以應尋陽建武將軍垣護之在歷城亦帥所領赴之南譙王義宣拔張永爲冀州刺史永遣司馬崔勳之等將兵赴義宣義宣慮蕭思話與永不釋刑憾自爲書

與思詔使長史張暢為書與永勸使相與坦懷道王誕將受劾命參軍事沈正說司馬顧琛曰國家此禍開闔未聞今以江東驍銳之眾唱大義於天下其誰不響應豈可使殿下北面凶逆受其偽寵乎琛曰江東忘戰日久雖逆順不同然疆弱亦異當須四方有義舉者然後應之不為晚也正曰天下未嘗有無父無君之國寧可自安離恥而責義於餘方乎今正以弑逆冤醜義不同天舉兵之日豈求必全邪馮衍有言大漢之貴臣將不如荆齊之賤士乎况殿下義兼臣子事實國家者哉琛乃與正共入說誕誕從之正田子之兄子也劭自謂素習武事語朝士曰卿等但助我理文書勿措意戎旅若有寇難言自當之但恐賊虜

不敢動耳及聞四方兵起始憂懼戒嚴悉召下番將吏遷淮南岸居民於北岸盡聚諸王及大臣於城內移江夏王義恭處尚書下舍分義恭諸子處侍中下省夏四月癸卯朔柳元景統寧朔將軍薛安都等十二軍發淝口司空中兵參軍徐遺寶以荊州之眾繼之丁未武陵王發尋陽沈慶之總中軍以從劭立妃殷氏為皇后庚戌武陵王檄書至建康劭以示太常顏延之曰彼誰筆也延之曰竣之筆也劭曰言辭何至於是延之曰竣尚不顧老臣安能顧陛下劭怒稍解悉拘武陵王子於侍中下省南譙王義宣子於太倉空舍劭欲盡殺三鎮士民家口江夏王義恭何尚之皆曰凡舉大事者不顧家且多是驅逼今忽誅其室累

正足堅彼意耳劭以為然乃下書一無所問劭疑朝廷舊臣皆不為已用乃厚撫魯秀及右軍參軍王羅漢悉以軍事委之以蕭斌為謀主殷冲掌文符蕭斌勸劭勒水軍自上決戰不爾則保據梁山江夏王義恭以南軍倉猝船舫陋小不利水戰乃進策曰賊駿少年未習軍旅遠來疲弊宜以逸待之今遠出梁山則京都空弱東軍乘虛或能為患若分力兩赴則兵散勢離不如養銳待期坐而觀釁割棄南岸柵斷石頭此先朝舊法不憂賊不破也劭善之斌厲色曰南中郎二十年少能建如此大事豈復可量三方同惡勢據上流沈慶之甚練軍事柳元景宗慤屢嘗立功形勢如此實非小敵唯宜及人情未離尚可決力一戰端

坐臺城何由得又今主相咸無戰意豈非天也劭不聽咸勸劭保石頭城劭曰昔人所以固石頭城者侯諸侯勤王耳我若守此誰當見救唯應力戰決之不然不克日日自出行軍慰勞將士親督都水治船艦壬子焚淮南岸室屋淮內船舫悉驅民家度水北立子備之為皇太子以始興王濬妃父褚湛之為丹陽尹湛之裕之之兄子也濬為侍中中書監司徒錄尚書六條事加南平王鐸開府儀同三司以南兗州刺史建平王宋為江州刺史太尉司馬龐秀之自石頭失眾南韓人情由是大震以營道侯義恭為湘州刺史檀和之為雍州刺史癸丑武陵王軍于鵠頭宣城人守王宋之得武陵王檄未知所從客說之曰方今豐逆

滔天古今未有為君計莫若承義師之檄移告傍郡苟在有心誰不響應此上策也如其不能可躬帥向義之徒詳擇水陸之便致身南歸亦其次也僧達乃自侯道南奔掩武陵王於鵲頭王即以為長史僧達弘之子也王初發尋陽沈慶之謂人曰王僧達必來赴義人問其故慶之曰吾見其在先帝前議論開張執意明決以此言之其至必也柳元景以舟艦不堅憚於水戰乃倍道兼行丙辰至江寧步上使薛安都帥鐵騎耀兵於淮上移書朝士為陳逆順劭加吳興太守汝南周嶠冠軍將軍隨王誕檄亦至嶠素懼怯回惑不知所從府司馬丘珍孫殺之舉郡應誕戊午武陵王至南州降者相繼已未軍于淝洲王自發尋陽有

疾不能見將佐唯顏竣出入臥內權王於膝親視起居疾屢危篤不任咨稟竣皆專決軍政之外間以文教書檄應接遐邇昏曉臨哭若出一人如是累旬自舟中甲士亦不知王之危疾也癸亥柳元景潛至新亭依山為壘新降者皆勸元景速進元景曰不然理順難恃同惡相濟輕進無防實啓寇心元景營未立劭龍驤將軍詹叔兒覘知之勸劭出戰劭不許王于劭使蕭斌統步軍褚湛之統水軍與魯秀王羅漢劉闡之等精兵合萬人攻新亭壘劭自登朱雀門督戰元景宿令軍中曰鼓繁氣易衰叫數力易竭但銜枚疾戰一聽吾鼓聲劭將士懷劭重賞皆殊死戰元景水陸受敵意氣彌彊麾下勇士悉遣出關左右唯留數人

宣傳劬兵執垂克魯秀擊浪鼓劬衆遽止元景乃開壘鼓
噪以乘之劬衆大潰墜淮死者甚多劬更帥餘衆自來攻
壘元景復大破之所殺傷過於前戰士卒爭赴死馬澗澗
爲之溢劬手斬退者不能禁劉簡之死蕭斌被創劬僅以
身免走還宮魯秀褚湛之檀和之皆南越內寅武陵王至
汀寧丁卯江夏王義恭單騎南奔劬殺義恭十二子劬潛
憂迫無計以輦迎蔣侯神像置宮中稽顙乞恩拜爲大司
馬封中山王拜蘇侯神爲驃騎將軍以濟爲南徐州刺史
與南平王鐔並錄尚書事戊辰武陵王軍于新亭大將軍
義恭上表勸進散騎侍郎徐爰在殿中誑劬云自追義恭
遂歸武陵王時王軍府草創不曉朝章爰素所諳練乃以

爰兼太常丞撰卽位儀法己巳王卽皇帝位大赦文武賜
爵一筭從軍者二筭改諡大行皇帝曰文廟號太祖以大
將軍義恭爲太尉錄尚書六條事南徐州刺史是日劬亦
臨軒拜太子倬之大赦唯劉駿義恭義宣誕不在原例庚
子以南譙王義宣爲中書監丞相錄尚書六條事揚州刺
史隨王誕爲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荊州刺史臧質爲車
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沈慶之爲領軍將軍蕭
思話爲尚書左僕射壬申以王僧達爲右僕射柳元景爲
侍中左衛將軍宗慤爲右衛將軍張暢爲吏部尚書劉延
孫顏竣並爲侍中五日發西朔臧質以雍州兵二萬至新
亭豫州刺史劉遵考遣其將夏侯獻之帥步騎五千軍于

瓜步先是世祖遣軍朔將軍顧彬之將兵東入受隨王誕節度誕遣參軍劉季之將兵與彬之俱向建康誕自頓西陵爲之後繼劭遣殿中將軍燕欽桀拒之相過於曲阿犇牛塘欽等大敗劭於是緣淮樹柵以自守又決坡崗方山堞以絕東甯時男丁旣盡召婦女供役甲戌魯秀等募勇士攻大航克之王羅漢聞官軍已度節放仗降緣渚幢隊以次犇散器仗鼓蓋充塞路衢是夜劭閉守六門於門內鑿塹立柵城中沸亂丹陽尹尹弘等文武將吏爭踰城出降劭燒輦及袞冕毀宇宮庭蕭斌宣令所統皆使解甲自石頭戴白幡來降詔斬斌於軍門濬勸劭載寶貨逃入海劭以人情離散不果行乙亥輔國將軍朱脩之克東府西

下諸軍克臺城各由諸門入會于殿庭獲王正見斬之張超之走至合殿御林之所爲軍士所殺剗腸剖心諸將鬻其肉生噉之建平等七王號哭俱出劭穿西垣入武庫井中隊副高禽執之劭曰天子何在禽曰近在新亭至殿前臧質見之慟哭劭曰天地所不覆載丈人何爲見哭又謂質曰可得爲啓乞遠徙不質曰主上近在航南自當有處分縛劭於馬上防送軍門時不見傳國璽以問劭劭曰在巖道育處就取得之斬劭及四子於牙下濬帥左右數十人挾南平王鑠南走遇江夏王義恭於越城濬下馬曰南中郎今何所作義恭曰上巳君臨萬國又曰虎頭來得無晚乎義恭曰殊當恨晚又曰故當不死邪義恭曰可詣行

闕請罪又曰未審猶能賜一職自效不義恭又曰此未可
量勒與俱歸於道斬之及其三子劭濬父子首竝梟於大
航暴尸於市劭妃殷氏及劭濬諸女妾媵皆賜死於獄汗
涸劭所居齋殷氏且死謂獄丞江恪曰汝家骨肉相殘何
以枉殺無罪人恪曰受拜皇后非罪而何殷氏曰此權時
耳當以鸚鵡為后褚湛之之南特也濬即與褚妃離絕故
免於誅嚴道育主鸚鵡竝都街鞭殺焚尸楊灰於江殷冲
尹弘王羅漢及淮南太守沈璞皆伏誅庚辰解嚴辛巳帝
如東府百官請罪詔釋之甲申尊帝母路淑媛為皇太后
太后丹陽人也乙酉立妃王氏為皇后后父偃導之玄孫
也戊子以柳元景為雍州刺史辛卯追贈袁淑為太尉諡

忠憲公徐湛之為司空諡忠烈公江湛為開府儀同三司
諡忠簡公王僧綽為金紫光祿大夫諡簡侯壬辰以太尉
義恭為揚南徐二州刺史進位太傅領大司馬初劭以尚
書令何尚之為司空領尚書令子征北長史偃為侍中父
子竝居權要及劭敗尚之左右皆散自洗黃閣殷冲等既
誅人為之寒心帝以尚之偃素有令譽直居劭朝用智將
迎時有全脫故特免之復以尚之為尚書令偃為大司馬
長史任遇無改甲午帝謁初寧長寧陵追贈卜天與益州
刺史諡壯侯與袁淑等四家長給廩祿張弘之等各贈郡
守戊戌以南平王鑠為司空建平王宏為尚書左僕射蕭
思話為中書令丹陽尹六月丙午帝還宮 初帝之討

西陽蠻也。臧質使柳元景將兵會之。及質起兵，欲奉南醮王義宣爲主，潛使元景帥所領西還。元景卽以質書呈帝，語其信曰：臧冠軍當是未知殿下義舉耳，方應伐逆，不容西還。質以此恨之。及元景爲雍州，質慮其爲荆江後患，建議元景當爲爪牙，不宜遠出。帝重違其言。戊申，以元景爲護軍將軍，領石頭戍事。己酉，以司州刺史魯爽爲南豫州刺史。庚戌，以衛將軍司馬徐遺寶爲兗州刺史。庚申，詔有司論功行賞，封顏峻等爲公侯。辛未，從南醮王義宣爲南郡王，隨王誕爲竟陵王，立義宣次子宜陽侯愷爲南醮王。閏月壬申，以領軍將軍沈慶之爲南兗州刺史。鎮盱眙。癸酉，以柳元景爲領軍將軍，丞相義宣固辭內任。

及子愷王爵。甲午，更以義宣爲荆湘二州刺史，愷爲宜陽縣王。將佐以下，並加賞秩。以竟陵王誕爲揚州刺史。

秋七月，南平穆王鑠素負才能，意常輕上，又爲太子劭所任，出降最晚。上潛使人毒之。己巳，鑠卒。贈司徒，以商臣之謚。謚之。冬十一月丙午，以左軍將軍魯秀爲司州刺史。

十二月癸未，以將置東宮省太子，率更令等官中庶子等，各減舊員之半。

武帝孝建元年春正月己亥，改元大赦。甲辰，以尚書令何尚之爲左光祿大夫，護軍將軍，以左衛將軍顏竣爲吏部尚書，領驍騎將軍。丙子，立皇子業爲太子。

南郡王之叛

武帝孝建元年 初江州刺史臧質自謂人才足爲一世英雄太子劭之亂質潛有異圖以荊州刺史南郡王義宣庸闇易制欲外相推奉因而覆之質於義宣爲內兄既至江陵卽稱名拜義宣義宣驚愕問故質曰事中宜然時義宣已奉帝爲主故其計不行及至新亭文拜江夏王義恭曰天下屯危禮異常日助旣誅義宣與質功皆第一由是驕恣事多專行凡所求欲無不必從義宣在荊州十年財富兵彊朝廷所下制度意有不同一不遵承質自建康之江州舫千餘乘部伍前後百餘里帝方自攬威權而質以少主遇之政刑慶賞一不容稟擅用溢口鉤折米臺符屢加檢詰漸致猜懼帝淫義宣諸女義宣由是恨怒質乃遣

密信說義宣以爲負不賞之功挾震主之威自古能全者有幾今萬物係心於公聲迹已著見幾不作將爲它人所先若命徐遺寶魯爽驅西北精兵來屯江上質帥九江樓舩爲公前驅已爲得天下之半公以八州之衆徐進而臨之雖韓白再生不能爲建康計矣且少主失德聞於道路沈柳諸將亦我之故人誰肯爲少主盡力者夫不可留者年也不可失者時也質常恐濫先朝露不得展其旅力爲公掃險於時悔之何及義宣腹心將佐諮議參軍蔡超司馬竺超民等咸有富貴之望欲倚質威名以成其業共勸義宣從其計質女爲義宣子採之婦義宣謂質無復異同遂許之超民變之于也臧敦時爲黃門侍郎帝使敦至義

宣所道經尋陽質更令敦說誘義宣義宣意遂定豫州刺
 史魯爽有勇力義宣質素與之相結義宣密使人報爽及
 兗州刺史徐遺寶期以今秋同舉兵使者至壽陽爽方飲
 醉失義宣指即日舉兵爽弟瑜在建康聞之逃叛爽使其
 衆戴黃標竊造法服登壇自號建平元年疑長史韋處穆
 中兵參軍楊元駒治中庾騰之不與已同皆殺之遺寶亦
 勒兵向彭城二月義宣聞爽已反狼狽舉兵魯瑜弟弘爲
 質府佐帝敕質收之質卽執臺使舉兵義宣與質皆上表
 言爲左右所讒疾欲誅君側之惡義宣進爽號征北將軍
 爽於是送所造輿服詣江陵使征北府戶曹板義宣策文
 曰丞相劉今補天子名義宣重騎滅今補丞相名質西平

朱今補車騎名脩之皆板到奉行義宣駭愕爽所送法物
 竝留竟陵不聽進質加魯弘輔國將軍下戍大雷義宣遣
 諮議參軍劉謐之將萬人就弘召司州刺史魯秀欲使爲
 謀之後繼秀至江陵見義宣出拊膺曰吾兄誤我乃與癡
 人作賊今年敗矣義宣兼荆江兗豫四州之力威震遠近
 帝欲奉乘輿法物迎之竟陵王誕固執不可曰奈何持此
 座與人乃止已卯以領軍將軍柳元景爲撫軍將軍辛卯
 以左衛將軍王玄謨爲豫州刺史命元景統玄謨等諸將
 以討義宣癸巳進據梁山洲於兩岸築偃月壘水陸待之
 義宣自稱都督中外諸軍事命僚佐悉稱名 丙申以安
 北司馬夏侯祖歡爲兗州刺史三月己亥內外戒嚴辛丑

以徐州刺史蕭思話爲江州刺史柳元景爲雍州刺史癸卯以太子左衛率龐秀之爲徐州刺史義宣移檄州郡加進位號使同發兵雍州刺史朱修之僞許之而遣使陳誠於帝益州刺史劉秀之斬義宣使者遣中兵參軍韋松將萬人襲江陵戊申義宣帥衆十萬發江津舳艫數百里以子惛爲輔國將軍與左司馬竺超民留鎮江陵檄朱脩之使發兵萬人繼進脩之不從義宣知脩之貳於已乃以魯秀爲雍州刺史使將萬餘人擊之王玄謨聞秀不來喜曰臧質易與耳冀州刺史垣護之妻徐遺寶之姊也遺寶邀護之同反護之不從發兵擊之遺寶遣兵襲徐州長史明胤於彭城不克胤與夏侯歡垣護之共擊遺寶於湖陸

遺寶襲衆焚城犇魯爽義宣至尋陽以質爲前鋒而進爽亦引兵直趣歷陽與質水陸俱下殿中將軍沈靈賜將百舸破質前軍於南陵擒軍主徐慶安等質至梁山夾陳兩岸與官軍相拒夏四月戊辰以後將軍劉義恭爲湘州刺史甲申以朱脩之爲荊州刺史上遣左軍將軍薛安都龍驤將軍南陽宗越等戍歷陽與魯爽前鋒楊胡興等戰斬之爽不能進留軍大峴使魯瑜屯小峴上復遣鎮軍將軍沈慶之濟江督諸將討爽爽食少引兵稍退自留斷後慶之使薛安都帥輕騎追之丙戌及爽於小峴爽將戰飲酒過醉安都望見爽卽躍馬大呼直往刺之應手而倒左右范雙斬其首爽衆犇散瑜亦爲部下所殺遂進攻壽陽克

之徐遺寶犇東海東海人殺之 李延壽論曰凶人之
濟其身非亂世莫由焉魯嬰以世亂之情而行之於平日
其取敗也宜哉 南郡王義宣至鵠頭慶之送爽首示之
并與書曰僕荷任一方而釁生所統近聊帥輕師指往前
撲軍鋒裁及賊爽授首公情契異常或欲相見及其可識
指送相呈爽累世將家驍猛善戰號萬人敵義宣與質聞
其死皆駭懼柳元景軍于宋石王玄謨以城質衆盛遣使
來求益兵上使元景進屯姑孰太傅義恭與義宣書曰往
時仲堪假兵靈寶尋害其族孝伯推誠卒之旋踵而敗城
質少無美行弟所具悉今藉西楚之彊力圖濟其私凶謀
若果恐非復池中物也義宣由此疑之五月甲辰義宣至

蕪湖質進計曰今以萬人取南州則梁山中絕萬人綴梁
山則玄謨必不敢動下官中流鼓棹直趣石頭此上策也
義宣將從之劉湛之密言於義宣曰質求前驅此志難測
不如盡銳攻梁山事訖然後長驅此萬安之計也義宣乃
止宄從僕射胡子反等守梁山西壘會西南風急質遣其
將尹周之攻西壘子反方度東岸就玄謨計事聞之馳歸
周之攻壘甚急偏將劉季之帥水軍殊死戰求救於玄謨
玄謨不遣大司馬參軍崔勳之圍爭乃遣勳之與積弩將
軍垣詢之救之比至城已陷勳之詢之皆戰死詢之護之
之弟也子反等犇還東岸質又遣其將龐法起將數千兵
趨南浦欲自後掩玄謨游擊將軍垣護之引水軍與戰破

之朱脩之斷馬鞍山道據險自守魯秀攻之不克屢爲脩之所敗乃還江陵脩之引兵躡之或勸脩之急追脩之曰魯秀驍將也獸窮則攫不可迫也王玄謨使垣護之告急於柳元景曰西城不守唯餘東城萬人賊軍數倍疆弱不敵退還姑孰欲就節下協力當之更議進取元景不許曰賊勢方盛不可先退吾當卷甲赴之護之曰賊謂南州有三萬人而將軍麾下裁十分之一若往造賊壘則虛實露矣王豫州必不可來不如分兵援之元景曰善乃留羸弱自守悉遣精兵助玄謨多張旗幟梁山望之如數萬人皆以爲建康兵悉至衆心乃安質請自攻東城詔議參軍顏樂之說義宣曰質若復克東城則大功盡歸之矣宜遣麾

下自行義宣乃遣劉謨之與質俱進甲寅義宣至梁山頓兵兩岸質與劉謨之進攻東城玄謨督諸軍大戰薛安都帥突騎先衝其陳之東南陷之斬謨之首劉季之宗越又陷其西北質等兵大敗垣護之燒江中舟艦煙焰覆水延及西岸營壘殆盡諸軍乘勢攻之義宣兵亦潰義宣單舸迸走閉戶而泣荊州人隨之者猶百餘舸質欲見義宣計事而義宣已去質不知所爲亦走其衆皆降散已未解嚴六月臧質至尋陽焚燒府舍載妓妾西走使嬖人何文敬領餘兵居前至西陽西陽太守魯方平給文敬曰詔書唯捕元惡餘無所問不如逃之文敬棄衆亡去質先以妹夫羊冲爲武昌郡質往投之冲已爲郡丞胡庇之所殺

質無所歸乃逃於南湖撥蓮實噉之追兵至以荷覆頭自
 沈於水出其鼻以長軍主鄭俱兒望見射之中心兵力亂
 至腸胃縈水草斬首送建康子孫皆棄市并誅其黨豫章
 太守樂安任蒼之臨川內使劉懷之鄱陽太守杜仲儒中
 儒驥之兄弟也功臣柳元景等封賞行有差丞相義宣走
 至江夏聞巴陵有軍回向江陵衆散且盡與左右十許人
 徒步脚痛不能前僦民露車白載緣道求食至江陵郭外
 遣人報竺超民超民具羽儀兵衆迎之時荊州帶甲尚萬
 餘人左右翟靈寶誠義宣使撫慰將佐以減質遲指授之
 宜用致失利今治兵繕甲更爲後圖晉漢高百敗終成大
 業而義宣忘靈寶之言誤云項羽十敗衆咸掩口魯秀竺

超民等猶欲收餘兵更圖一決而義宣昏沮無復神守入
 內不復出左右腹心稍稍離叛與秀逃走義宣不能自立
 欲隨秀去乃攜恩洽及所愛妾五人着男子服相隨城內
 擾亂白刃交橫義宣懼墜馬遂步進竺超民送至城外更
 以馬與之歸而城閉義宣求秀不得左右盡棄之夜復還
 南郡空廡旦日超民收送刺姦義宣止獄戶坐地歎曰賊
 質老奴誤我五妾尋被遣出義宣號泣語獄吏曰常日非
 苦今日分別如是苦魯秀衆散不能去還向江陵城上人
 射之秀赴水死就取其首詔右僕射劉延孫使荆江二州
 旌別枉直就行誅賞且分割二州之地議更置新州初晉
 氏南遷以揚州爲京畿穀帛所資皆出焉以荆江爲重鎮

甲兵所聚盡在焉常使大將居之三州戶口居江南之半
 上惡其疆大故欲分之癸未分揚州浙東五郡置東揚州
 治會稽分荆湘江豫州之八郡置郢州治江夏罷南蠻校
 尉遷其營於建康大傅義恭議便郢州治巴陵尚書令何
 尚之曰夏口在荆江之中正對沔口通接雍梁實為津要
 由來舊鎮根基不易既有見城浦大容蔽於事為便上從
 之既而荆揚因此虛耗尚之請復合二州上不許上惡
 宗室彊盛不欲權在臣下大傅義恭知其指故請省之上
 便王公八座與荊州刺史朱脩之書令丞相義宣自為計
 書未達庚寅脩之入江陵殺義宣并誅其子十六人及同
 黨竺超民從事中郎蔡超諮議參軍顏樂之等超民兄弟

應從誅何尚之上見賊既遁走一夫可擒若虺民及覆昧
 利即當取之非唯免愆亦可要不義之賞而超民曾無此
 意徵足觀過知仁且為官保全城府謹守庫藏端坐待縛
 今戮及兄弟則與其餘逆黨無異於事為重上乃原之

竟陵王之叛

宋武帝孝建二年春二月辛巳以尚書右僕射劉延孫為
 南兗州刺史冬十月壬午以竟陵王誕為司空領南

徐州刺史

大明元年秋八月甲辰徙司空南徐州刺史竟陵王誕為
 南兗州刺史以太子詹事劉延孫為南徐州刺史初高祖
 遺詔以京口要地去建康密邇且非宗室近親不得居之

延孫先雖與高祖同源而高祖屬彭城延孫屬莒縣從來不序昭穆上既命延孫鎮京口仍詔與延孫合族使諸王皆序長幼上聞門無禮不擇親疎尊卑流聞民間無所不至誕寬而有禮又誅太子劭丞相義宣皆有大功人心竊向之誕多聚才力之士蓄精甲利兵上由是畏而忌之不欲誕居中使出鎮京口猶嫌其過更徙之廣陵以延孫腹心之臣故使鎮京口以防之

三年夏四月竟陵王誕知上意思之亦潛為之備因魏人入寇修城浚隍聚糧治仗詠記室參軍江智淵知誕有異志請假先還建康上以為中書侍郎智淵夷之弟子也少行操行沈懷文每稱之曰人所應有盡有人所應無盡無

者其唯江智淵乎是時道路皆言誕反會吳郡民劉成上書稱息道龍昔事誕見誕在石頭城脩乘輿法物習唱警蹕道龍憂懼私與伴佞言之誕殺道龍又豫章民陳談之上書稱弟誅之在誕左右見誕疏陛下年紀姓諱往巫鄭師慙家祝詛誅之密以啟聞誕誣誅之乘酒罵詈殺之上乃令有司奏誕罪惡請收付廷尉治罪之詔貶誕爵為侯遣之國詔書未下先以羽林禁兵配兗州刺史垣閭使以之鎮為名與給事中戴明寶襲誕閭至廣陵誕未悟也明寶夜報誕典籤將成使明晨開門為內應成以告府舍人許宗之宗人入告誕誕驚起呼左右及素所畜養數百人執將成勒兵自衛天將曉明寶與閭帥精兵數百人碎

至而門不開，誕已列兵登降，自在門上，斬蔣成，赦作徒繫。囚開門，繫閭，殺之。明寶從間道逃還，詔內外纂嚴，以始與公沈慶之爲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充州刺史，將兵討誕。甲子，上親總禁兵，頓宣武堂，司州刺史劉季之，誕故將也，素與都督宗慤有隙，聞誕友恐爲慤所害，委官間道欲赴朝廷。至盱眙，盱眙太守鄭瑗疑季之與誕同謀，邀殺之。沈慶之至歐陽，誕遣慶之宗人沈道愍齎書說慶之，餉以玉環刀。慶之遣道愍返數以罪惡，誕焚郭邑，驅居民悉使入城，閉門自守，分遣書檄邀結遠近。特山陽內史梁曠家在廣陵，誕執其妻子，遣使邀曠，曠斬使拒之。誕怒，滅其家。誕奉表投之城外，曰：陛下信用讒言，遂令無名小人

來相掩襲，不任枉酷，卽加誅戮。雀鼠負生，仰違詔救，今親勒部曲，鎮杆徐兗，先經何福，同生皇家，今有何愆，便成胡越。陵鋒奮戈，萬沒豈顧，戡定之期，莫在旦夕。又曰：陛下宮帷之醜，豈可三緘。上大怒，凡誕左右腹心同籍，悉親在建康者，並誅之。死者以千數。或有家人已死，方自城內出，犇者慶之至城下，誕登樓謂之曰：沈公垂白之年，何苦來此。慶之曰：朝廷以君狂愚不足勞，少壯故耳。上慮誕誹魏使，慶之斷其走路。慶之移營白土，去城十八里，又進軍新亭。豫州刺史宗慤、徐州刺史劉道隆並帥衆來會。兗州刺史沈僧明、慶之兄子也，亦遣兵助慶之。先是，誕誑其衆云：宗慤助我，慤至，繞城躍馬，呼曰：我宗慤也。誕見衆軍大集，欲

乘城北走留中兵參軍申靈賜守廣陵自將步騎數百人親信並自隨聲云出戰邪趨海陵道慶之遣龍驤將軍武念追之誕行十餘里衆皆不欲去互請誕還城誕曰我還易耳卿能爲我盡力乎衆皆許諾誕乃復還築壇歃血以誓衆凡府州文武皆加秩以主簿劉琨之爲中兵參軍琨之遵考之子也辭曰忠孝不得並琨之老父在不敢承命誕囚之十餘日終不受乃殺之右衛將軍垣護之虎賁中郎將殷孝祖等擊魏還至廣陵上並使受慶之節度慶之進營逼廣陵城誕餉慶之食提挈者百餘人出自北門慶之不開視悉焚之誕於城上授函表請慶之爲送慶之曰我受詔討賊不得爲汝送表汝必欲歸死朝廷自應開門

遣使言爲汝護送 六月上命沈慶之爲三烽於桑 若克外城舉一烽克內城舉兩烽擒到誕舉三烽璽書當起前後相繼慶之焚其東門塞壘造攻道立行樓土山并諸攻具值久雨不得攻城上使御史中丞庾徽之奏免慶之官詔勿問以激之自四月至于秋七月雨止城猶未拔上怒命太史擇日將自濟江討誕太宰義恭固諫乃止誕初閉城拒使者記室參軍山陰賀弼固諫誕怒抽刀向之乃止誕遣兵出戰屢敗將佐多踰城出降或勸弼宜早出弼曰公舉兵向朝廷此事既不可從荷公厚恩又義無違背唯當以死明心耳乃飲藥自殺參軍何康之策謀開門納官軍不果斬關出降誕爲高樓置康之母於其上暴露之

不與食母呼康之數日而死誣以中軍長史入濟陽范義
為左司馬義母妻子皆在城內或謂義曰事必不振子其
行乎義曰吾人吏也子不可以棄母吏不可以叛君必若
何康之而活吾弗為也沈慶之帥眾攻城身先士卒親犯
矢石乙巳克其外城乘勝而進又克小城誣聞兵入走趨
後園隊主沈胤之等追及之擊傷誣墜水引出斬之誣母
妻皆自殺上聞廣陵平出宣陽門敕左右皆呼萬歲侍中
蔡興宗陪輦上顧曰卿何獨不呼興宗正色曰陛下今日
正應涕泣行誅豈得皆稱萬歲上不悅詔貶誣姓留氏廣
陵城中士民無小大悉命殺之沈慶之請自五尺以下全
之其餘男子皆死女子以為軍賞猶殺三千餘口長木校

尉宗越臨決省先剗腸抉眼或笞面鞭股苦酒灌創然後
斬之越對之欣欣若有所得上聚其首於石頭南岸為京
觀侍中沈懷文諫不聽初誣自知將敗使黃門呂曇濟與
左右素所信者將世子景粹匿於民間謂曰事若不濟思
相全脫如其不免可深埋之各分以金寶齎送既出則並
散走唯曇濟不去攜百景粹十餘日捕得斬之臨川內史
楊瑱坐與誣素善下獄死擢梁曠為後將軍贈劉琨之給
事黃門侍郎蔡興宗奉旨慰勞廣陵興宗與范義素善收
斂其尸送喪歸豫章上謂曰卿何敢故觸王憲興宗抗言
對曰陛下自殺賊臣自葬故交何不可之有上有斬色

